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二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元臺子馬蔣仲化註證

○五藏生成篇第十

按篇內以五藏之所主所傷所合五色之見死見生五藏所生之外

榮五色當五藏之味五色當五藏之合及後半篇能合色脉之義推之皆本於天地生成如易之所謂天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故五藏之義有如本篇者如此即名之曰五藏生成篇詳前後篇章斷知為岐伯也

交俱岐伯所言則此

心之合脉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

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

其榮唇也其主肝也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

此一節舉五藏之所合所榮所主者而言之也。吾身有脈。心則合之。吾身有色。心則榮之。然心屬火。腎屬水。火之所畏者惟水。則心之所主者惟腎也。故曰其主腎也。猶君主乃下人所畏。故卽以主名之下做此。吾身有皮。肺則合之。吾身有毛。

肺則榮之。然肺屬金。心屬火。金之所畏者惟火。則肺之所主者惟心也。故曰其主心也。吾身有筋。肝則合之。吾身有爪。肝則榮之。然肝屬木。肺屬金。木之所畏者惟金。則肝之所主者惟肺也。故曰其主肺也。吾身有肉。脾則合之。吾身有唇。脾則榮之。然脾屬土。肝屬木。土之所畏者惟木。則脾之所主者惟肝也。故曰其主肝也。吾身有

骨腎則合之。吾身有髮，腎則榮之。然腎屬水，脾屬土，水之所畏者唯土，則腎之所主者唯脾也。故曰其主脾也。是故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胸而唇揭，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此五味之所傷也。

泣澁同。胝音抵，手足皮厚也。胸音縐。

此承上文五藏之所主者有相剋之義，而此遂以所主之所傷者言之也。心之所主者惟腎，故腎之味主鹹者也。多食鹹則心為腎傷，心之合在脈，脈則凝澁而不通。心之榮在色，色則變常而黧黑矣。肺之所主者唯心，故心之味主苦者也。多食苦則肺為心傷，肺之合在皮，皮

則枯槁而不澤。肺之榮在毛。毛則脫落而似拔矣。肝之所主者唯肺。故肺之味主辛者也。多食辛則肝爲肺傷。肝之合在筋。筋則緊急而不柔。肝之榮在爪。爪則乾枯而不潤矣。脾之所主者唯肝。故肝之味主酸者也。多食酸則脾爲肝傷。脾之合在肉。肉則胝繆而憔悴。脾之榮在唇。唇則揭舉而枯薄矣。腎之所主者唯脾。故脾之味主甘者也。多食甘則腎爲脾傷。腎之合在骨。骨則疼痛而不快。腎之榮在髮。髮則漸墮而零落矣。此五味之所傷者如此。

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腎欲鹹。此五味之所合。

也五藏之氣

未與一也字此與宣明五氣篇五入相類

欲習岐以諒是業此五

此言五藏有所欲之味。乃其所合者也。合者，猶所謂相宜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故心之所欲惟苦，肺之所欲惟辛，肝之所欲惟酸，脾之所欲惟甘，腎之所欲惟鹹。此乃五藏之氣，合於五味，故其所以欲之者如此。

故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赭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翠羽者

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

茲當作滋。始音台。穌芳杯反。

此歷舉五藏之五色而決其爲死生之外見也。五色以黃爲主。黃以明潤爲難。青如草之滋汁。其青沉天。黃如枳實。其色青黃。黑如煇煤。其色純黑。赤如穌血。其色赤黑。白如枯骨。其色乾枯。此皆色不明潤者也。故見之則爲死者如此。青如翠羽。赤如雞冠。黃如蟹腹。白如豕膏。黑如烏羽。此皆色之明潤者也。故見之則爲生者如此。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梏樓實。生於腎。如以縞裹紫。此五

藏所生之外榮也

樓夔司

補註燈籠曰少者五藏之榮也

此舉五藏所生之正色而指其為外榮也。縞，素練也。彼

色之生於心者，如以縞裹朱。此赤之明潤者也。生於肺

者，如以縞裹紅。白中有血色，此白之明潤者也。生於肝

者，如以縞裹紺。紺者深青揚赤色，此青之明潤者也。生

於脾者，如以縞裹枯萋。實此黃之明潤者也。生於腎者

如以縞裹紫。此黑之明潤者也。此乃五藏所生之外榮

者如此。脉要精微論曰：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白欲

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黄土，黑欲如

重漆，不欲如地蒼，皆以明潤為貴也。

色味當五藏：白當肺，辛；赤當心，苦；青當肝，酸；黃當脾，甘；黑

當腎鹹故白當皮赤當脉青當筋黃當肉黑當骨

當平聲

此以五色五味配五藏也肺之味在辛白色當之心之
味在苦赤色當之肝之味在酸青色當之脾之味在甘
黃色當之腎之味在鹹黑色當之不唯是也肺之合在
皮白色當之心之合在脉赤色當之肝之合在筋赤色
當之脾之合在肉黃色當之腎之合在骨黑色當之此
所謂色味當五藏也

諸脉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
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
吾身諸脉皆屬於目解精微論曰心者五藏之專精也

目者其竅也。靈樞大惑論岐伯曰：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靈樞口問篇岐伯曰：目者宗脉之所聚也。脉要精微論曰：脉者血之府。宣明五氣論云：久視傷血。夫心主脉爲五藏之專精，而目爲之竅。然脉爲血之府，而久視傷血，則傷脉矣。血脉本爲同類，此諸脉皆屬於目也。吾身有髓皆屬於腦。靈樞海論曰：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蓋骨中有髓，非止於腦，而腦爲髓海，故諸髓皆腦屬之也。吾身諸筋皆屬於節。靈樞九鍼十二原篇云：所謂節之交三百

六十五會。又云：所謂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小鍼解云：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脉滲

灌諸節者也。蓋骨節曰節，筋則絡於諸節之間，宣明五氣篇云：久行傷筋，則筋屬於節，可知矣。吾身諸血皆屬於心，陰陽應象大論云：心生血，素論曰：心主身之血脈，則血屬於心，可知矣。吾身諸氣皆屬於肺，靈樞本神篇云：肺藏氣，則氣屬於肺，可知矣。此四支八谿，朝夕各有所屬，而流通無間者也。四支者，手足也。八谿者，手之肘與腕，足之膝與腕也。蓋肉之小會爲谿也。

故人臥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臥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爲痺，凝於脈者爲泣，凝於足者爲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

空故為痺厥也。

與孔同

靈樞本藏篇云。肝藏血。然動則運於諸經。靜則歸於肝。

藏。肝既受血。則肝本藏精於目。遂能視矣。

靈樞師傳篇云。肝者主為

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大。則肝與目通可知矣。

下而為足。乃足之三陽三

陰經也。足既受血。遂能步矣。上而為掌。為指。乃手之三

陽三陰經也。掌與指既已受血。遂能握能攝矣。然血雖

充足於人身。而風為百病之始。若臥出之際。元府未閉。

魄汗未藏。為風所吹。則血凝於膚。當為痺證。痺論云。以

風勝者。為行痺。血凝於脉。當澁滯不通。血凝於足。當為

厥證。厥論分厥有寒熱。陽經勝則為熱厥。陰經勝則為

寒厥今風吹血凝而成厥。又當驗陰陽偏勝而分寒熱也。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穴，故爲痺與厥者如此。不曰澁者，言痺厥皆血凝於脉也。

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俞。此皆衛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客也。鍼石緣而去之，診病之始。五決爲紀，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所謂五決者五脉也。分去聲

大經所會謂之大谷，十二分者，十二經脉之部分也。小絡所會謂之小谿，穴有三百六十五，除十二俞外，止有三百五十三名耳。曰五十四名者，其四字主誤也。十二空俞者，肺俞、心俞、肝俞、脾俞、腎俞、厥陰俞、膽俞、胃俞、三焦

俞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也此皆衛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客宜以鍼石循其部分而去之且診病之始當決五藏之脉以爲之紀故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母者五藏相乘之母也此正所謂病之始也其所謂五決者卽五藏之脉以決之也下文正詳言之

是以頭痛巔疾下虛上實過在足少陰巨陽甚則入腎狗蒙招尤目瞑耳聾下實上虛過在足少陽厥陰甚則入肝腹滿臘脹支鬲肱脇下厥上胃過在足太陰陽明欬嗽上氣厥在胃中過在手陽明太陰心煩頭痛病在鬲中過在手巨陽少陰

乎此正所謂五決也。但此節止言證以分其經，而下節則兼色與脈以言之耳。巔，頂也。下，足也。上，頭也。過者，病也。凡內經以人之有病，如人之有過誤，故稱之曰過。脈要精微論曰：故乃可診有過之脈。此非過與不及之過，亦非經過之過，乃指病而言也。足少陰者，腎也。足太陽者，膀胱也。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於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膈內，出臍內廉，入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胃中。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

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
中入循脊絡腎屬膀胱然腎之脉屬腎絡膀胱膀胱之
脉屬膀胱絡腎二經相爲表裏今頭痛而巔頂有疾者
正以下虛上實其病在於腎與膀胱也虛者正氣不足
也實者邪氣有餘也且經病不已當入於藏故甚則入
於腎矣按此篇與熱論稱膀胱爲巨陽而下文稱小腸
亦爲巨陽蓋二經皆爲太陽而太陽名爲三陽陰陽類
論曰三陽爲父則三陽正所以爲陽之表宜稱之爲巨
陽也。獸狗疾也。蒙茫昧也。招謂掉也。搖掉不定也。尤甚
也。足少陽者膽脉也。足厥陰者肝脉也。足厥陰之脉抵

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鬲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
顛顛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於巔其支者從目系下
頰裏環唇內足少陽之脉起於目銳眦上抵頭角下耳
後循頭入缺盆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
銳眦後其又支者別銳眦抵于頰加頰車下頸合缺盆
以下胷中貫鬲絡肝屬膽然肝之脉屬肝絡膽膽之脉
屬膽絡肝二經相爲表裏今日暴疾不明首掉尤甚目
暗耳聾皆暴病也正以下焉肝膽之邪有餘而上部則
虛故爲病若是其病正係於膽與肝也且經病不已當
入于藏故甚則入于肝矣 肱謂脇上也下厥上胃者

謂氣從下逆上而上則昏冒矣。足太陰者脾也。足陽明者胃也。足大陰之脈自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髀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頤中下循鼻外入齒環唇却循頤出大迎其支者循喉嚨入缺盆屬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然脾之脈屬脾絡胃胃之脈屬胃絡脾二經相爲表裏今腹滿臏脹凡支髀肱脇等所氣從下上而上焦昏冒其病正在脾胃也。手陽明者大腸也。手太陰者肺也。手陽明之脈出肩髃前廉上出於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鬲屬大腸。

手大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
從肺系橫出腋下然肺之脈屬肺絡大腸大腸之脈屬
大腸絡肺今欬嗽上氣厥在胃中其病正在大腸與肺
也手巨陽者小腸也手少陰者心也手巨陽之脈從
肩入缺盆絡心循咽下鬲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
循頸上頰至目銳眦手少陰之脈起于心中出屬心系
下鬲絡小腸然心之脈屬心絡小腸小腸之脈屬小腸
絡心二經相爲表裏今心煩頭痛鬲中有病其病正在
小腸與心也後三股不言甚則入脾入肺入心者可因

腎肝以推之耳

大脈之大小滑瀦浮沉可以指別五臟之象可以類推五
藏相音可以意識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脈色可以萬
全赤脈之至也喘而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
心痺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白脈之至也喘而
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胃中喘而虛名曰肺痺寒熱得
之醉而使內也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
支胠名曰肝痺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腰痛足清頭脈紫黃
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女子
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
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痺得之沐浴清水而臥

別彼劣切相去

聲赤白青黃黑
之下俱當讀

此正合色脉以圖萬全乃五決之法也小者細小大者
滿大滑者往來流利濇者往來艱難浮者浮於膚上沉
者按之乃得也脈體有如此者皆可以指下別之五藏
在內而氣象則見於外皆五行相生相尅之類也可以
類而推之人有相與音雖見於外而五藏主于其中可
以意會而識之五藏有五色其診最微可以目而察之
夫大小滑濇浮沉者爲脈在于內曰象曰相曰音曰五
色者總名曰色在於外人能合于色脈可以萬全無失
矣何言之診人之色已赤矣及其脈之至也湧盛如喘

之狀。而按之則甚堅。當診之曰。心脈起于心胃之中。必有積氣在中。時害于食。名曰心痺。斯疾也。得之既有外感。而又思慮而心虛。故積氣之邪從而成耳。王註曰。喘爲心氣不足。堅爲病氣有餘。積爲病氣積聚。痺而藏氣不宣行也。按素問有痺論。而此亦曰痺。今據此考彼。病全不合。當如王註所謂藏氣不行也。又王註曰。藏居高。病則脈如喘狀。故於心肺二藏獨言之。此最得喘字之義。診人之色已白矣。及其脈之至也。湧盛如喘之狀。而舉指則甚浮。肺居上。故曰上虛。病不在下。故曰下實。且有驚。當診之曰。有積氣在胃中。其脈喘。當爲虛。名曰

肺癰而外有寒熱斯疾也。得之醉而使內也。蓋酒味苦燥，內入于心，醉甚入房，故心氣上勝於肺，而為驚為喘。為虛為寒熱者，宜也。診人之色已青矣，及其脈之至

也，脈甚弦長，而鼓擊如彈。醫工左右之指，

肝部弦脈有餘，則木來乘

土透入右關，故醫工左右之指如彈擊然，甚至左右三部皆茲者有之。

當診之曰：有積氣

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痺，斯疾也。得之寒濕所致，與疝同

法以診之。蓋積于支胠，則為肝痺，積於小腹，舉丸，則為

疝。正以肝脈者起于足之大指，上入顛顙，連目系，上出

額，與督脈會于巔，故病必腰痛，足冷，頭痛也。診人之

色已黃矣，及其脈之至也，既大且虛，當診之曰：必有肥

經積氣在腹中宜有厥逆之氣名曰厥疝不特男子而
女子亦皆有之其法相同斯疾也得之速使四支汗出
當風故風氣通肝而爲積氣與厥氣如此正以木盛則
尅土故脾色之外見者黃也診人之色已黑矣及其
脈之至也尺脈之上堅而且大當診之曰有積氣在小
腹與陰器之中名曰腎痺斯疾也得之沐浴冷水而臥
益濕氣傷下必歸于腎而腎旣受寒故爲積氣在小腹
與陰者如此凡若此者皆合色脈以圖萬全而五決之
法盡矣

凡相五色之奇脈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

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上文言合色脈以圖萬全，而此又卽五色所重者以決其死生也。人知色脈可以決死生，而相色有訣，亦可以決死生，故謂之曰相五色之奇脈。當知色見于面，而五色以黃爲土，故五色皆有黃色來參，是有胃氣，不死也。若無黃色相參，是無胃氣，必死也。人以胃氣爲本，信哉。

○五藏別論篇第十一

別如字，此乃五藏之另是一論，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爲藏，或以腸胃爲藏，或以爲府，敢問更相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岐伯對

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于陰
而象于地故藏而不寫名曰奇恒之府夫胃大腸小腸三
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寫而不藏此
受五藏濁氣名曰傳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輸寫者也魄門
亦爲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第一二藏字去聲第三四五
藏字平聲第六七藏字仍去
聲奇音稽使去聲
未藏字仍平聲

此節因帝有藏府之疑而明言之也帝問心肝脾肺腎
爲五藏而又有腦髓或指之以爲藏腸胃爲六府之二
而或者亦指以爲藏又或以爲府其相反如此而各自
謂其是者何也伯言方士以腦髓爲藏然腦髓亦可以

爲府。方士以腸胃爲藏。然腸胃終所以爲府。故腦髓骨脈膽與女子胞。此六者屬陰。乃地氣之所生也。皆所以藏陰而象乎地。蓋藏垢納汙者莫如地。六者主藏而不寫。此所以象地也。其藏爲奇。無所於偶。而且有恒不變。名曰奇恒之府。胃大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屬陽。乃天氣之所生也。蓋天主變化。五者寫而不能藏。此所以象天也。此則受五藏之濁氣而傳化之名曰傳化之府。惟其爲傳化之府。所以不能久留諸物。有則輸寫者也。然臍門者。肛門也。肺藏臍。肛門上通於大腸。大腸與肺爲表裏。故亦可稱之曰臍門。此臍門者。亦爲五藏之使。水

穀下此亦不能藏者也。較之傳化之府，何以異哉。按靈蘭秘

典論以腸胃爲十二藏相使之類。六節藏象論言十一藏取決于膽，則府亦可稱爲藏也。

所謂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實。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所以然者，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實也。

此言五藏主于藏精，六府主于傳物，乃藏府之的義。所以折方士之繆也。夫謂心肺脾肝腎爲五藏者，正以五藏各有精，藏精氣而不寫。故雖至於滿，而不至於有所實。唯不實，則不至於有所寫也。謂膽胃大小腸三焦膀胱

肫爲六府者。正以六府傳化物而不藏。故一至於實。而
不能有所滿。惟不能滿。則不能不有所寫也。所以實而
不能滿者。方其水穀入口之時。上之爲胃者實。而下之
爲腸者尚虛。及其食下。下肫之後。則下之爲腸者實。而
上之爲胃者已虛。故一有所實。則不能有所滿。而必至
于寫也。故曰實而不滿者。以此。彼五藏無水穀之出入。
特其精微之氣焉耳。故雖至於滿。而不至於有所實。自
不必有所寫也。故曰滿而不實者。以此。

帝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
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氣口亦太陰也。

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故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見音現爲去聲

此明氣口之脈獨爲五藏主遂卽五味入口之語以明五氣入鼻之義焉。氣口者右手之寸口脈卽手太陰肺經太淵穴也。此篇與經脈別論靈樞五色四時氣篇皆名之曰氣口靈樞終始篇名之曰脈口皆以脈氣必會於此也。六節藏氣論靈樞禁服篇名之曰寸口以此部卽太淵穴去魚際僅一寸也。其左手寸部則內經諸篇皆謂之人迎耳。經脈別論謂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故帝問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而可以決脈之動靜氣之盛

衰人之死生有如是也。伯言脈雖見於氣口，而實本之於脾胃也。胃者足陽明也，脾者足太陰也。足陽明爲六府之先，足太陰爲五藏之本。胃主納受，凡水穀以是爲市，爲六府之大源，五味入口，藏於胃，而得脾以爲之運化，致五藏之氣，無不藉之以資養，則是脾者足太陰也。肺者手太陰也，其氣本相爲流通，而氣口亦手太陰耳。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耳。惟脈出于

胃變見于氣口，故凡胃脾有積聚痰物，其氣口必大而滑。凡胃脾之虛者，其氣口脈必虛。蓋穀入于

胃，氣傳于肺，而肺氣行於氣口，故云變見於氣口也。玉

機真藏論云：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

○異法方宜論第十二

治病各法始于五方而聖人與之雜合以治各得其宜故名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勢使然也。

帝問。均一病耳。而或以砭石。或以毒藥。或以灸熅。或以丸鍼。或以導引。按蹻。治各不同。何其病之皆愈也。伯言四方地勢不同。故所治亦異。不必拘用一法也。

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疎理。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

此言砭石之所自始也。天地發生之氣，始於東方，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最多，海濱近水，其民食魚而嗜鹽，居此土以爲安，食土味以爲美。然魚性屬火，使人熱中，鹽味至鹹，最能勝血。宣明五氣論云：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靈樞五味論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脈，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汁注之則胃中渴，渴則咽路焦，故舌乾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故熱中則水虧，血勝則陰衰，其民

黑色疎理，病爲癰瘍，故東方用砭石以治之。後世用砭

石者，自東方來也。

山海經云：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爲鍼。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

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于胃氣乃至于手太陰

也蓋言胃而脾可知矣其與地意互相發歟然五味入

口者如此彼五氣入鼻者何如六節藏象論云天食人

以五氣羶焦香腥腐地食人以五味酸苦甘辛鹹五氣入鼻藏于

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

有所藏以養五氣五藏之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故五味入口入於府五氣入鼻入於五藏五藏惟心肺

居於鬲上受此五氣故心肺有病而鼻為之不利矣然

則脾有病者安能辨其五味哉

凡治病必察其下適其脈觀其志意與其病也拘於鬼神

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不必治，治之無功矣。下字上當，有上字。

此言凡治病者當詳其法，擇其人與病也。察其下者，察其下竅通否也。適其脈者，調其脈之小大滑濇浮沉也。

人有志意則審觀之。

靈樞本藏篇云：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

然後與其病之可治與否也。彼拘于鬼神者，專事祈禱。

惑于渺茫，與言修身養性之至德，必不見信。

孔子曰：丘之禱久矣。

則以修身養性，禱于平日，不惑于鬼神者也。

惡于鍼石者，謂鍼無益，與言鍼

石之至巧，必不肯從。又有病勢危篤，難以輕許者，不必

與治，治之有何功哉。

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故
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
從西方來

此言毒藥之所自始也天地肅殺之氣盛于西方故西
方者屬金而金玉生之沙石產之天地之所收引也其
民倚高陵以為居而耐受乎風水土得金之氣甚為剛
強故斯民衣不用絲綿而用毛布之褐細草之薦食必
用鮮華而體則脂肥所以外邪不能傷而內傷之病生
凡七情飲食皆是也必宜用毒藥以治之

如草木蟲魚
鳥獸之類皆

有毒藥藏氣法時論云毒藥攻邪五運行大論云大毒
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

入無毒治病，後世之用毒藥者，自西方來也。

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

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從

北方來。

樂音洛
焫音萃

此言灸焫之所自始也。天地嚴凝之氣盛於北方，故北方者，天地閉藏之域也。其地最高，其居如陵，風寒冰冽，民思避之，故樂于野處，多食獸乳。乳性頗寒，是以人之藏氣亦寒，而中滿之病生。故北方之人必用灸焫以煖之。後世之用灸焫者，從北方來也。

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

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胘。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
攣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附腐

此言九鍼之所自始也。天地溫厚之氣在於南方。故南
方者。天地所長養。陽氣最盛之處也。地不滿東南。故其

地最下。而水土弱。霧露由地而升。唯地下則爲霧露之

所聚。其民嗜酸味而食胘。胘者氣之腐者也。酸味收斂。

故肉理緻密。陽盛之處。故色赤。濕氣內滿。熱氣內薄。故

其病爲筋攣濕痺也。南方之人。乃用九鍼以治之。後世

之用九鍼者。自南方來也。

靈樞自有九鍼
論其義甚詳

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其民食雜而不

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

此言導引按蹻之所自始也東方海南方下西北方高故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土德正王故天地所以生萬物者至衆四方輻輳萬物交歸故飢食紛雜而不勞濕氣在下故民病爲痿爲厥爲寒熱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故治之宜導引按蹻也導引者謂搖筋骨動支節也按謂抑按皮肉也蹻謂捷舉手足也中央之人用之後世之用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來

也

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上文言各法。始于五方。而聖人治病。則互用。而且合者。此病之所以皆愈也。

○移精變氣論第十三

篇內有移精變氣故名之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唯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

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

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數音朔，空上聲。

鄭澹泉吾學編述我朝制云：太醫院使掌醫療之法。院判

為之貳。凡醫術十三科：醫官、醫士、醫生、專科、習業。曰大方

脈曰小方脈。曰婦人。曰瘡疾。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接骨。

曰傷寒。曰咽喉。曰金鏃。曰按摩。曰祝由。凡聖濟殿番直，擇

術業精通者供事。凡烹調御藥，同內官監視。合二服為一

候。熟均音器，其一堂屬官繼嘗之。內官又嘗之。其一進御。

按摩以消息導引之法，除人八疾。祝由以祝禁，祓除邪魅

之為厲者。二科今無傳。愚今考巢氏病源，各病皆有按摩

之法。三國志孫策時于吉言

知祝由法。今民間亦有之。

此言上古之人可以祝由已病，而後世則不能也。往古

內無眷慕之累，而後世則憂患緣其內，往古外無伸宦

之形而後世則苦形傷其外。往古動作以避寒。

身體動作則血

脉和暢。故不寒。陰居以避暑。故邪不能入。而後世則失四時之

順逆寒暑之宜。故賊風數至。虛邪內至。五藏骨髓外傷。

空竅肌膚。所以病之小者甚。而大者死也。是以往古不

必用毒藥以治其內。鍼石以治其外。而祝說病由。遂能

移精變氣而已病也。後世必得毒藥以治其內。鍼石以

治其外。乃可以已病。而非祝由之所能施也。其不同者

如此。

帝曰。善。余欲臨病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

可得聞乎。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

上古使儻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脉是矣。色以應日。脉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脉。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長。命曰聖王。

此至末節。詳言色脉爲治病之要法也。上帝者。上古在上之帝王也。先師。儻貸季也。蓋色之變化最速。可以應日。脉之變化稍常。可以應月。此正治病之要法也。上帝能然。所以遠於死而近於生。稱爲聖王也。宜矣。

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十

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芎之枝。本末爲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此言中古以湯液草煎治病也。湯液據後篇湯液醪醴論則是五穀所制。而非藥爲之也。言中古治病。方其病

之始至。用湯液十日。以去入風五痺之病。

入風者靈樞九宮入風篇

有大弱風。謀風。剛風。折風。大剛風。凶風。嬰兒風。弱風。五痺者。痺論有筋痺。脉痺。皮痺。肉痺。骨痺。及其十

日不已。則治以草蘇草芎之枝。本末爲助。而煎之使服。

蘇者。葉也。芎者。根也。枝者。莖也。芎爲本。枝葉爲末。卽後

世之煎劑也。湯液醪醴論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

邪氣不服。蓋有病人而後用醫工。故亦以本標名之。今

醫藥合其病情。則標本得而邪氣服矣。此中古治病之得其法者如此。

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粗工兕兕。以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

此言後世治病之失也。言後世治病。不本四時。四時刺

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診要經終論曰。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水熱穴論云。春取經脈分肉。夏取盛經分腠。秋取經俞。冬取井榮。靈樞四時氣篇云。春取經。夏取盛經。秋取經。不知日月。入正神明論曰。凡刺之法。必候俞。冬取井榮。不知日月。入正神明論曰。凡刺之法。必候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澤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滯而衛氣沉。月始生。則精氣

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衛氣也是故天寒無刺天溫無疑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天時而調之
色之逆從如玉版論要篇曰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爲逆下爲從女子右爲逆左爲從男子左爲逆右爲從又靈樞衛氣失常篇云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惡眉者血氣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血氣俱不足審察其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
有四時之逆從平人氣象論曰脈有逆從四時未有藏形春夏而脈瘦秋冬而脈浮大命曰逆四時也玉機真藏論曰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
其至皆懸絕沉澹者命曰逆四時也
病形已成乃欲用微鍼以治其外湯液以治其內此粗工者兇兇然以爲可攻殊不知舊病未已而新病又起矣此後世治病之失其法者如此

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脉用之不惑治
之大則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去故就新乃得真
人帝曰余聞其要于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脉此余之所
知也岐伯曰治之極于一帝曰何謂一岐伯曰一者因得
之帝曰奈何岐伯曰閉戶塞牖繫之曰者數問其情以從
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到當作倒塞入聲數音
朔靈樞天年篇云失神
者死得神者生師傳篇帝曰守一
勿失岐伯曰生神之理與此同義

此詳言治法以色脉爲要之極而其要之一唯在于得
神而已神者病者之神氣也

○湯液醪醴論第十四

內有湯液醪醴故名篇

黃帝問曰。爲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此言爲湯液醪醴者。必有取于稻米稻薪也。蒸稻米生于陰月。成于陽月。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其性至完。稻薪採之以冬。故其性至堅。所以制爲湯液醪醴也。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爲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爲備耳。夫上古作湯液。故爲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岐伯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鑿

石鍼艾治其外也

鑱沮銜反藏氣法時論云毒藥攻邪靈樞九鍼論第一曰鑱鍼

此言上古聖人制湯液醪醴以為備然無邪則不必服

中古則邪氣時生故服之萬全後世則邪氣太甚非毒

藥鍼灸以治之不可也然後世有用醪醴者入之以藥

而上古之醪醴乃以五穀成之其性頗醇故不能治後

世之邪所謂世代漸遠而治法漸加也

帝曰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

謂神不使岐伯曰鍼石道也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

可愈今精壞神去榮衛不可復獲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

不止精氣弛壞榮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泣澁同

此承上文而言鍼法之不能立功者以病者之不能有神也蓋病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神志意精氣營衛皆非其故故其神已去而病不能愈安望鍼法之能立功哉

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極微極精必先入結于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逆則鍼石不能治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于耳五色日見於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岐伯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

上文言病者之神至于去固不可愈而此又言始時病

工之不得宜其病至于成也。帝嘆凡病始生雖極精微難以測識。然必先入于皮膚。當是之時何弗之察。至今病成而良工稱之曰病成。又名之曰逆。則鍼石良藥不能及已。且此良工者素能得法守數與病之至親。目逐聞聲見色亦何不早治而使病之至于斯也。伯言病非遽至于成也。蓋病者爲本。醫工爲標。始時醫工不得病者之情。如本篇嗜欲無窮之謂。病者不得醫工之能。如前篇不本四時等義之謂。所以邪氣不服而病至于成也。由此觀之則病者不可不預。而醫者不可不慎。不慮其始而徒悔於終奚益哉。

帝曰其有不從毫毛生而五藏陽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
獨居孤精于內氣耗於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
動中是氣拒于內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於
權衡去宛陳莖是以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
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五陽已布疎滌五藏故精自生
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帝曰善

以巳同
莖音剉

此帝承上文而舉病成一證者問之伯遂以治法爲對
也陽者衛氣也郭皮膚也人以皮膚爲郭猶以外城爲
郭也魄肺神也四極四支也平治權衡察脈之輕重浮
沉也宛積也陳莖陳草也邪氣之在人身猶草莖之陳

積也開鬼門發汗也潔淨府利水也五陽五臟皆有陽氣也巨氣大氣也即正氣也帝言病有不從毫毛而生

非由于外而生于內五臟陽氣皆已竭盡津液充溢皮

膚發為腫脹

靈樞脹論云衛氣逆為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為膚脹

上攻于肺肺神

獨居是孤精在內而陽氣耗散于外形體軟弱不可與

衣相保四支脹急中氣喘促邪氣入內以與正氣相拒

腫脹之形施張于外空何法治之伯言當察其脈之浮

沉如權衡然浮則在表宜汗沉則在裏宜泄如去菑積

之陳草又微動四支以導引之溫煖其衣以流通之繆

刺其處以復其形體蓋經脈滿則絡脈溢絡脈溢則繆

刺之以調其經脈如繆刺論之所云也開鬼門以發其
汗潔淨府以利其水庶使五臟之精漸以時服五臟之
陽漸以宣布正以疎滌五臟故邪氣去而精自生形自
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也非由邪氣之去何以致正氣
之復哉是證也其靈樞水脹論五癃津液篇之所謂水
脹歟。

○玉版論要篇第十五

篇內有著之玉版及至數之要其末云論要畢矣故名篇靈樞

經亦有玉版必同著之玉版也

黃帝問曰余聞揆度奇恆所指不同用之奈何岐伯對曰
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恆者言奇病也請言道之至數

五色脉變揆度奇恒道在於一神轉不圜圜則不轉乃失

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命曰合玉機度入聲按玉機

真藏論云帝曰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數五色脉變揆度奇恒道在於一神轉不迴迴則不轉乃失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旦讀之名曰玉機此篇回字彼從迴義當參看

此因帝疑經旨之異而深明其道之一也五色脈變揆

度奇恒俱古經篇名靈樞第六卷有五色篇經脉別論亦有陰陽揆度等名揆度

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恒者言奇病也病能論篇云揆度者切度之也奇恒

者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恒者得以四時死也所謂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脈理

也度者得其病處以四時度之也試言道之至數凡五色脉變揆度奇

恒其經雖異而其道則歸于一一者何也以人之有神

也前篇移精變氣論有得神者昌湯液醪醴論有神去
之而病不愈八正神明論有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慎
養上古天真論有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則知神者
人之主也有此神而運轉于五藏必不至於有所圓圓
者却行而不能前也設有所圓必不能運轉矣此乃自
失其機也是可見機在于神要在於機故至數之要至
迫至近至精至微吾將此數語而著之玉版命之曰合
玉機蓋玉機真藏論亦載此數語故曰合玉機也
容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
已其見深者必齊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見大深者醪酒主

治百日已色天面脫不治百日盡已脉短氣絕死病温虛
甚死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爲逆下爲從女子右爲
逆左爲從男子左爲逆右爲從易重陽死重陰死陰陽反
他治在權衡相奪奇恒事也揆度事也

齊後世作劑他陰陽應象大論作作

上文言五色脈變合揆度奇恒而道在于一矣此節以
五色之變者而極言之凡人容色見于上下左右部者
各在其要處爲宜其色見淺者病未深也用湯液以治
之十日可已據湯液醪醴論則此湯液者乃五穀所爲
非如後世之湯藥也其見深者病勢深也必用藥劑以

治之二十一日可已藥劑者如移精變氣論治以草莖

草芟之枝者是也其見大深者病勢深也必用醪酒以

治之百日可已

醪酒者入藥于酒中如腹中論有雞矢醴之謂

其間有顏色沉

夭而面肉已脫者不治然雖曰不治期在百日之盡則

其命斯決也蓋脈短氣絕者必死病溫虛甚者必死故

知其百日盡而必死也所謂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

者正以色見于上病勢方炎故為逆色見於下病勢已

衰故為從

靈樞五色篇云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

女子色見

于右則女子屬陰而右亦屬陰是為獨陰也故為逆若

在于左則陽以和陰豈非從乎男子色見于左則男子

屬陽而左亦屬陽是為獨陽也故曰逆若在于右則陰

以和陽豈非從乎。又何也。男子色見于左，乃重陽也。故曰死。女子色見于右，乃重陰也。故曰死。此陰陽相反而作此病治法，在于察其脉之浮沉如權衡然，以相奪之。正奇恒揆度二篇之事也。陰陽應象大論云：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正此之謂歟。按色見上下左右男女之分，大義盡備于靈樞五色篇。搏脈痺躄寒熱之交脉，孤為消氣，虛泄為奪血，孤為逆虛。為從。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行所勝曰從，從則活。八風四時之勝終而復始，逆行一過不復，可數論要畢矣。

此節又以五脉之變者而極言之。脉之搏擊於手者，乃

曰痺曰蹇曰寒熱之交則有此脉來現也脉之有陰而

無陽有陽而無陰者孤脈也有陰而無陽者為衛氣消

有陽而無陰者為營氣消脉之虛者而有泄證乃為奪

血也蓋血乃陰類泄雖非血而血從此虛故曰奪血靈樞

營衛生會篇云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然孤者為偏勝是為逆虛者猶可補

是為從凡欲行奇恒篇之法自太陰始蓋氣口成寸以

決死生故當于此部而取之五行之尅我者為所不勝

也行所不勝者是為逆逆則死如木部見金脈金部見

見土脈土部五行之我尅者曰所勝行所勝者是為從

見木脈之類從則活如木部見土脈土部見水脈水部見火故八風

四時之勝或行所不勝或行所勝皆終而復始若逆行一過則行所不勝其病必死不必復數矣。

○診要經終篇第十六

前七節論診脈之要後六節論十二經之終故名篇

黃帝問曰診要何如岐伯對曰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天氣正方地氣正發人氣在脾五月六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七月八月陰氣始殺人氣在肺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復地氣合人氣在腎

此舉天氣地氣人氣而言之見人氣所在乃診家之至

要也診視驗也診之為義所該者廣有自診脈言者經脈要精微論之謂有自診病言者如經

厥別論之謂陰陽應象大論有善診者察色按脈則所謂診者不止于脈而已方正也殺肅也

伯言正二月者寅卯月也月建屬木木治東方天氣始正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以肝屬東方木也三四月者辰巳月也月建屬土與火治東南方天氣正方地氣之發者已定人氣在脾以脾屬土而土又生火也五六月者午未月也月建屬火火治南方天氣已盛地氣已高人氣在頭頭屬南方火也七八月者申酉月也月建屬金金治西方天地之陽氣已下陰氣已上始皆肅殺人氣在肺以肺屬西方金也九十月者戌亥月也月建屬水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陽氣入藏也十一二月

者子丑月也月建屬水水治北方水已復疑地氣已合
人氣在腎以腎屬北方水也善診者當以是為法矣

故春刺散俞及與分理血出而止甚者傳氣間者環也夏

刺絡俞見血而止盡氣閉環痛病必下秋刺皮膚循理上

下同法神變而止冬刺俞竅于分理甚者直下間者散下

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俞音庶間去聲冬刺俞竅于分理之于字當作與字

承上文而言四時所診既有定藏矣而此遂言四時當

各有所刺也甚者病相尅為甚傳其所勝也如心傳肺肺傳肝之

類間者間其所勝之藏而傳于所生之藏也如心當傳筋今問其

所勝之肺而傳其所生之脾之類標本病傳論岐伯曰謹察間甚以意

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蓋并者並也傳其所間而病

勢并行也獨者特也特傳其所勝也

難經五十三難曰七傳者死間藏者

生七傳者傳其所勝也即此所謂甚也間藏者傳其子也即此所謂間也

春刺散俞及與分

理散俞者各經分散之穴也四時刺逆從論云春氣在

經脉此散俞者即經俞也以義推之春之經脉當在肝

膽經也分理者亦肝膽經之分理也分理者紋理也肝

之經穴在中封穴膽之經穴在陽輔穴候至血出而止

鍼其病之甚者則氣本傳于所勝而至此不傳間藏而

傳之者則環時而病已矣夏刺絡俞以義推之當在

心與小腸之絡穴也心之絡穴在通里或心包絡絡穴

在間使小腸絡穴在支正也見血而止鍼邪氣已盡周
時穴閉痛病自然下矣。秋刺皮膚。四時刺逆從論云
秋氣在皮膚水熱穴論云取俞以寫陰邪取合以虛陽
邪以義推之肺經之俞在太淵太陽之合在合谷也循
其皮膚之分理上下同法候其神變于未刺之先而止
鍼矣。冬刺俞竅與分理蓋腎與膀胱之俞竅分理也
四時刺逆從論云冬氣在骨髓正以腎主骨也其病之
甚者當水尅火腎傳心也卽直下其針以深取之其病
之間者當腎傳肝也乃散布其鍼以淺刺之則病自愈
矣凡此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正以法其人氣之所在以

為刺耳所在則此節當本上節來

春刺夏分脉亂氣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
且少氣春刺秋分筋攣逆氣環為欬嗽病不愈令人時驚
又且哭春刺冬分邪氣着藏令人脹病不愈又且欲言語
此舉春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他病也春當
刺肝膽之散俞分理矣若刺夏分則取心與小腸之絡
俞也心主脉故脉亂氣微水受氣于夏腎主骨故邪氣
入淫骨髓而前病不能愈况心火微則胃土不足故不
嗜食不嗜食故少氣也四時刺從逆論云春刺絡俞血
氣外溢令人少氣若春刺秋分則取肺與大腸之皮

膚矣木受氣于秋肝木主筋故刺秋分則筋攣也肺主
 氣故氣逆旋為欬嗽而前病不能愈况肝主驚故時驚
 肝在聲為哭故又且哭也若春刺冬分則取腎與膀
 胱之俞竅與分理矣冬主陽氣內藏故邪氣着藏邪氣
 內入故令人脹病不愈火受氣于冬心主言故欲言語
 也四時刺逆從論云春刺筋骨血氣內着令人腹脹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墮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
 中欲無言惕惕如人將捕之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氣時

欲怒解懈同
墮惰同

此舉夏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他病也夏當

刺心與小腸之絡俞矣若夏刺春分則取肝膽之經穴也肝養筋肝氣不足故筋力懈惰四時刺逆從論云夏刺經脉血氣乃竭令人解惰夏刺秋分則取肺與大腸之皮膚矣肺氣不足故病既不愈又令人心欲無言惕惕如人將捕之蓋虛之甚故也夏刺冬分則取腎與膀胱之俞竅與分理也腎水洩而心火炎病既不愈元氣衰少火氣內熾來助母氣時欲怒也四時刺逆從論云夏刺筋骨血氣上逆令人善怒

秋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爲起而忘之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臥又且善夢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

酒酒時寒。令人益熱。其善寒。其惡。令人

此舉秋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他病也秋當

刺肺與大腸之皮膚矣若秋刺春分則取肝膽之經穴

也肝氣不足病不能已令人惕然欲有所爲起而忘之

四時刺逆從論云秋刺經脈血氣上逆令人善忘若

秋刺夏分則取心與小腸之絡俞也病既不已心氣益

少脾氣亦孤令人嗜臥心主夢故又且善夢也四時刺

逆從論云秋刺絡脈氣不外行令人臥不能動若秋

刺冬分則取腎與膀胱之俞竅與分理也病既不已陰

氣上升故令人酒酒時寒四時刺逆從論云秋刺筋骨

血氣內散令人寒慄。

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臥不能眠。眠而有見冬刺夏分病不愈。氣上發為諸瘰。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善渴。

眠而有見

之而當
作如

此舉冬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他病也。冬當

刺腎與膀胱之俞。竅與分理矣。若冬刺春分則刺肝膽

之經穴也。病既不愈。肝氣衰少。故令人欲臥而臥時又

不能眠。雖至眠時。如有所見也。四時刺逆從論云。冬刺

經脈。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若冬刺夏分則取心與

小腸之絡俞也。病既不愈。而脈氣發洩。諸瘰當發。四時

素問 卷二 三十一
刺逆從論云冬刺經脉血氣外洩留爲大瘰 若冬刺
秋分則取肺與大腸之皮膚也病旣不愈而肺氣不足
令人火燥而善渴也四時刺逆從論云冬刺肌肉陽氣
竭絕令人善渴

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藏中心者環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腎
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鬲者皆爲傷中其病雖愈不
過一歲必死刺避五藏者知逆從也所謂從者鬲與脾腎
之處不知者反之刺胸腹者必以布幪著之乃從單布上
刺刺之不愈復刺刺鍼必肅刺腫搖鍼經刺勿搖此刺之

道也

中去聲幪當作幪
布巾也著着司

此言刺不避五藏者各有死期而遂指刺胸腹者之有

法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凡刺胸腹者

必當避之苟不避之則中心者環死蓋心為君主之官

故其死最速當周環一日之時而死也刺禁論云一日死其動為噫四

時刺逆從論與此同此篇闕刺中肝死日刺禁論云中脾者

五日死蓋以五乃土之生數也刺禁論云中脾十日死蓋十為土之成數也四

時逆從論同中腎者七日死蓋六乃水之成數成數既畢當

至七日也刺禁論云中腎六日死其動為噎四時刺逆從論云中腎六日死其動為噎欠中肺

者五日死蓋四乃金之生數生數既畢當至五日而死

也禁刺論云中肺三日死其動為欬三字當作五字之訛也四時刺逆從論同中鬲者皆為

傷中。蓋人之有鬲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心肺居于鬲上。腎肝居于鬲下。而脾則居于鬲中。故五藏之氣同受鬲氣。今鬲既受傷。則五藏之氣互相尅伐。其病雖暫時得愈。猶誤傷其中。不過一歲而死矣。凡刺五藏者。在乎知其順逆也。所謂順者。知鬲與脾腎有上中下之異處。不知者。反之。所以謂之逆耳。且凡刺胸腹者。自有其道。必以布爲憒憒者。中也。着之胸腹之間。乃從單布上刺。蓋不欲深入也。刺之愈者。可以止鍼。若刺之不愈。則復刺之。况刺鍼者。其志當肅。卽寶命全形篇所謂深淺在志。遠近如一。如臨深

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者是也其刺腫者必搖其
鍼以出大膿血故也若非腫而刺經脈者勿搖其鍼以
經氣不可泄也此乃刺鍼之道耳。

帝曰願聞十二經脈之終奈何岐伯曰太陽之脈其終也
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

此下五節出
靈樞終始篇

此以下詳十二經脈終時之狀而此一節則先以太陽
之終者言之也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入
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其支別者下
循足至小指外側手太陽之脈起于手小指之端循臂
上肩入缺盆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外眥故

太陽之終也。戴眼謂睛不轉而仰視也。反折瘈瘲謂手足身體反張。而或急為瘈。或緩為瘲。其色則白。足太陽之水主黑。手太陽之火主赤。其二色不見而色止白也。絕汗乃出。謂汗暴出如珠而不復滲入也。蓋至於絕汗出而死矣。觀未有十二經之所敗一句。故每節當以手足經釋之。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皆縱。目寰絕系。絕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

此舉少陽之終者言之也。足少陽之脉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其支別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手少陽之脉其支別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故終則

耳聾少陽主筋故終則百節皆縱其目震之系則絕

靈樞

大惑篇岐伯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浮于目而為之
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
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肌肉之精為約束裹擷筋骨
血氣之精而與脉并為系上屬于腦後出于項中今日
目震者猶俗云眼圈也其所謂
系者即大惑篇之所謂系也蓋至於系絕而一日半

則死且其死也色必青白以金木相薄也

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善驚妄言色黃其上下經盛不仁則

終矣

此舉陽明之終者言之也足陽明之脉起于鼻交額中

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俠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

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

顛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鬲手
陽明之脉起于手次指之端循臂至肩上出于柱骨之
會上下入缺盆絡肺其支別者從缺盆上頸貫頰下入
齒中還出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俠鼻孔故終
則口耳動作胃病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又
罵詈不避親疎故善驚妄言也黃者土色也上謂手脉
下謂足脉經盛謂面目頸頷足肘腕脛皆躁盛而動也
不仁謂不知痛痒也此皆氣竭之徵故終也

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上下不通而終矣

此舉少陰之終者言之也手少陰氣絕則血不流足少

陰氣絕則骨不粟血漸枯則皮毛死故面色如漆而不赤骨不粟則斷上宣故齒長而積垢手少陰之脉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下鬲絡小腸足少陰之脉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故其終則腹脹閉而上下不通也

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善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

此舉太陰之終者言之也足太陰之脉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手太陰之脉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惟其屬脾絡胃還循胃口故腹脹閉不得息而爲噫爲嘔且其嘔則氣逆而上行故面色赤

不嘔則不逆不逆則上不通而下亦閉故上下不通是
太陰之脉支別者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心氣外燔則
皮毛焦而終也

厥陰終者中熱噤乾善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

此十二經之所敗也

按靈樞經脉篇有十二經氣絕當參看

此舉厥陰之終者言之也足厥陰之絡循脛上臑結於
莖其正經入毛中過陰器上抵小腹俠胃循喉嚨之後
上入頰頰手厥陰之脉起于胸中出屬心包故終則中
熱噤乾善溺心煩也靈樞經脉篇云肝者筋之合也筋
者聚於陰器而脉絡于舌本故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

也若此者十二經皆至于敗故其死也宜矣。

○脉要精微論第十七

此篇論診脉之要至精至微故名篇

黃帝問曰診法何如岐伯對曰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脉未盛絡脉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脉。

此以診脉之時候言之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者衛氣也經脉者十二經脉氣之行如手太陰自中府以至少商之類絡脉者十五絡穴如手太陰以列缺爲絡之類靈樞口問篇岐伯曰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惟平旦之時則夜盡方晝營氣隨宗氣

素問 卷二 四
以行經隧者寤後而未動陽氣之出睛明穴而行陽經者方寤而未散飲食猶未進而胃氣尚靜經脈則未盛以諸經之脈未淖也絡脈則調勻以絡脈未甚旁行也氣血則未亂以事未甚擾也故乃可診有過之脈蓋人之有病如事之有過誤故曰有過之脈全經倣此

切脈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藏有餘不足六府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

黃
此以診脈之要訣言之也凡切脈者當視脈之動靜矣而尤當視精明察五色蓋精明者指神氣也移精變氣

論有得神者昌湯液醪醴論有神去之而病不愈玉版

論有神轉不回則神氣精明不埃于昏沉者最爲診法

之要耳

按王註以精明爲足少陽經之睛明穴但此穴未足以觀人以此法爲觀目則可良曰下文所

以視萬物別黑白等語觀之則主目言爲地蓋精非生

神氣言舍目亦無以見之况未云則精衰矣豈精衰之

精尚可以穴言乎孟子曰存乎人者莫

良於眸子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者是也其五色亦所當

兼察也五藏有有餘不足六腑有強弱形有盛衰皆當

有以觀之以此數者而參伍焉則死生之分決矣

夫脉者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

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濇則心

痛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緜緜其去如弦絕死

數音

朔

卷二

卷二

卷二

此以診脉之脉體言之也。府者聚也。言血之多少。聚于

經脉之中。故脉為血之府也。脉長則氣治。以氣足故應

手而長。脉短則氣病。以氣滯故應手而短。脉來六至為

大。數數則火盛而煩心。脉來洪盛為大。大則邪盛而病進。

上者寸也。寸盛者為氣居于高。下者寸之下。即關也。下

盛者為氣脹于中。脉來中止不能自還者為代。代則正

氣已衰。故不能自還也。猶人負重。以至中途而力乏不

前欲求代于人者耳。脉來細細如絲者曰細。細則正氣

已少。故脉息細微也。脉來如刀刮竹而往來甚難者曰

瀉。瀉則心血不足。而有時作痛也。然則氣病氣高氣脹

之氣邪氣也邪氣合內傷外感而皆有之氣衰氣少之
氣皆正氣之衰也煩心病進心痛者皆病也正氣治爲
無病耳不唯是也脉之四五至者爲平脉氣渾渾而濁
亂其革至如湧泉出而不返蓋六至已上之脉也其病
當進其色當弊與前大爲病進者相類也又有不足而
脉氣綿綿至微至細蓋三至已下之脉也甚則去如弦
之斷絕不復再來此皆死脉之候也

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
如鷺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
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五色精

徵象見矣其壽不久也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白黑審

短長以長爲短以白爲黑如是則精衰

白當作帛赭音柘重平聲

夫此節復以精明五色之義申之也夫五色以精明爲主

精明絲五色見之故精明五色者乃吾人之正氣精華

也故赤欲如帛裹朱色赤而明潤不欲如赭蓋赭則赤

帶焦黑矣白欲如鷺羽色白而明潤不欲如鹽蓋鹽則

白帶雜暗矣青欲如蒼璧之澤色青而明潤不欲如藍

蓋藍則青帶沉晦矣黃欲如羅裹雄黃色黃而明潤不

欲如黃土蓋黃土則黃帶沉滯矣黑欲如重漆色黑而

明潤不欲如地蒼蓋地蒼則黑帶沉滯矣曰赭曰鹽曰

藍曰黃土曰地蒼皆五色之精微不足氣象所見其壽
當不久也觀五色如此觀精明何如夫人之精明者其
神在目所以視萬物別黑白審長短若以長爲短以白
爲黑則人之精氣衰矣故凡觀其五色者必觀其精明
也
五臟者中之守也中盛臟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中言
是中氣之濕也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衣被不
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神明之亂也倉廩不藏者是
門戶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
者死

此言五臟為身之守而失守則死也夫五臟在人乃為中之守也今腹中甚盛藏氣脹滿氣勝而喘善傷于恐其聲如從室中所言混濁難聞是乃中氣之濕所致也

肺脾腎三臟失守

言之所發者本非終日之久而聲不接續言

正而復言者此乃正氣之奪也

肺臟失守

衣被不知斂束言語

善惡不避親疎者此乃神明之亂也蓋心為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非神明之亂必不至是矣

心臟失守

脾胃為倉廩

之官而魄門則其所出之門戶也魄門者肛門也今倉

廩不藏而竟從下洩是其門戶不能禁要也

脾臟失守膀胱

為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乃能出矣今水泉下注而

不止是膀胱不能藏耳。腎藏失守凡若此者蓋五臟在內而

得守則不至有已前諸證而為生唯五臟在內而失守

故有已前諸證而至死矣。

夫五臟者身之強也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

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

不能腎將憊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俯筋將憊

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得強則生

失強則死。憊敗去聲

此言五臟為身之強而失強則死也夫五臟在人乃為

中之強也故頭為諸陽之首七竅之會實吾人精明之

府也。今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五臟失強胸在前，背在後，而

背懸五臟，實為胸中之府。今背曲肩隨，脊中之腑將壞

矣。五臟失強腎附于腰之十四椎間，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

半。故腰為腎之府。今腰間轉搖不能，正以兩腎將憊，病

應有如是也。腎臟失強膝者筋之府，故筋會于陽陵泉。今屈

伸不能，行則僂俯，正以筋將憊，壞病應有如是也。肝臟失強

夫骨者髓之府，而髓為骨中之脂。今不能久立，行則振掉

正以骨將憊，壞病應有如是也。腎臟失強凡若此者，蓋五臟

在內而得強，則不至有已前諸證而為生。唯五臟在內

而失強，故有以前諸證而至死矣。

岐伯曰反四時者有餘為精不足為消應太過不足為精
應不足有餘為消陰陽不相應病名曰關格

應平

此舉關格之脉言之也靈樞禁服篇言春夏人迎微大
秋冬寸口微大名曰平人若反四時者如春夏之時人
迎當有餘而反不足氣口當不足而反有餘是氣口有
餘為精六陰精之陰氣無有所傷也人迎不足為消六
陽經之陽氣真有所消也又如秋冬之時氣口當有餘
而反不足人迎當不足而反有餘是人迎有餘為精六
陽經之陽氣無有所傷也氣口不足為消六陰經之陰
氣真有所消也蓋春夏人迎應太過也今春夏而使氣

口為精秋冬氣口應太過也今秋冬而使人迎為精是使不足者反為精也春夏氣口應不足也今春夏而使

人迎為消秋冬人迎應不足也今秋冬而使氣口為消是使有餘者反為消也乃陰經陽經各不相應病名曰關格靈樞終始經脈五色禁服四時氣等篇之論關格而皆指之為死不治者宜也

大義具見第一卷六節藏象論末節中王註全無所

解並不明此義耳

帝曰脈其四時動奈何知病之所在奈何知病之所變奈何知病乍在內奈何知病乍在外奈何請問此五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請言其與天運轉大也萬物之外六合之內

天地之變陰陽之應。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
之怒。四變之動。脉與之上下。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
中衡。冬應中權。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
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有時。與脉爲期。
期而相失。知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微妙在脉。不可
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之有經。從五行生。生之有度。
四時爲宜。補寫勿失。與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是
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陰陽。

寒論
引之

按彼春之暖四句。又見
至真要大論。張仲景傷

此帝欲以脉知五者。伯言當法天之四時。陰陽五行而

已上文言反四時者爲關格故帝以脉動四時爲問及
病在何經病分內外皆欲知之伯言吾人之脉不外乎
四時而四時不外乎五行五行不外乎陰陽陰陽不外
乎天運而已彼萬物之外卽六合之內也皆由于天地
之變陰陽之應故當春而氣煖至夏則不止于煖而爲
暑矣當秋而氣忿至冬則不止于忿而爲怒矣蓋四時
有變而吾人之脉特隨之而上下耳上下者浮沉也正
中以春時之脉其應如中乎規規者所以爲員之器也春
脉軟弱輕虛而滑如規之象員活而動故曰春應中規
也夏時之脉其應如中乎矩矩者所以爲方之器也夏

脈洪大滑數如矩之象方正而盛故曰夏應中矩也秋
時之脈其應如中乎衡秋脈浮毛輕濇而散如衡之象
其取在平故曰秋應中衡也冬時之脈其應如中乎權
冬脈如石兼沉而滑如權之象其勢下垂故曰冬應中
權也若是者何也蓋以冬至四十五日以後乃小寒大
寒以至立春也陽氣漸上陰氣漸下惟陽氣漸上故在
春爲煖而漸至于夏則爲暑春脈之所以中規夏脈之
所以中矩者有由然矣夏至四十五日以後乃小暑大
暑以至立秋也陰氣漸上陽氣漸下惟陽氣漸下故在
秋爲忿而漸至于冬則爲怒秋脈之所以中衡冬脈之

所以中權者有由然矣。陰陽有時與脉之上下有期。期有不同。知脉有四時之分。分之有期。知脉有死生之時。微妙在脉。不可以不察也。察之有紀。從陰陽之氣而始。始之有經。從五行之配而生。生之有度。四時各有所宜。用鍼者能補寫隨時而勿失。與天地陰陽升降之氣合。而爲一。則得此一者之情。可以知死生矣。惟人身能合天之陰陽也。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陰陽。何者而非一理以貫之哉。

是知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與

甚饑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哭短蟲多則夢

聚眾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

按此篇與靈樞淫邪發夢篇大同但彼更詳耳方盛衰論

亦有諸夢周官六夢列子周穆王篇有陰氣壯等夢大義俱與此同

此承上文而言人身之有夢亦不外乎陰陽而已是故

五藏為陰而陰之邪氣盛則夢涉大水恐懼六府為陽

而陽之邪氣盛則夢大火燔灼

陰陽應象大論曰水為陰火為陽故夢必各從

其類若藏府之邪皆盛則陰陽相爭其夢主于相殺毀傷

邪氣盛于上則夢飛邪氣盛于下則夢墮甚飽則夢以

物與人以其有所餘也甚饑則夢取人之物以其有不

足也肝在志為怒故肝氣盛則夢怒肺在志為哭故肺

素問 卷二
氣盛則夢哭。蟲之短者勢不相爭，故短蟲多。但夢聚衆
焉耳。蟲之長者力必相角，故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矣。
此皆人身之陰陽有合于天地萬物之陰陽，而諸夢有
如是也。

是故持脉有道，虛靜爲保。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波；夏日在
膚，泛泛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
周密。君子居室，故曰：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外者終而始之。
此六者，持脉之大法。

此一節言持脉之法，正以答脉有四時之動也。是故持
脉有道，當虛其心，靜其志，保守而無失。春日脉體稍浮。

如魚之遊在波雖出而未全浮也夏日脉體上透于皮膚泛泛乎如萬物有餘洪大而易取也秋日脉體入于皮膚之下如欲蟄之蟲有將去之意冬日脉體在骨如蟄已蟄之蟲深居周密君子于斯時也亦當居于室中而無煩擾耳故曰在內者人有此脉吾能按其脉而絕之有春夏秋冬之殊在外者人有五色吾能觀其色而驗之有始終生尅之異此春夏秋冬內外六者乃持脉之大法也

心脉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其栗而散者當消環自

已

此以下六節正以荅知病所在四句之問。而此一節言
心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心脉搏擊于手而且堅且
長。乃心經邪盛。當令人舌卷短而不能言也。蓋手少陰
之脉從心系上俠咽喉。故病如是耳。其脉若奕而散則
剛脉漸柔。當完一周日之時而病自己矣。

肺脉搏堅而長。當病唾血。其奕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令不
復散發也。

此言肺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肺脉搏擊于手而至
堅且長。乃肺氣火盛。當病唾血。若脉漸奕而散。則病非
唾血之甚也。特以汗出之際。寒水灌洗。至使不復發散。

一發散之而病可已矣

肝脉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存臑。胃令人喘。

逆其栗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

肌皮腸胃之外也。易去聲

此言肝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肝脉搏擊于手而且

堅且長。其色又不青。當病或墜或搏。因血積于脇下。令

人喘逆不止也。立以厥陰之脉布脇肋。循喉嚨之後。其

支別者。復從肝別貫鬲。上注肺。今血在脇下。則血之積

氣上薰于肺。故令人喘逆也。其脉若栗而散。其色澤者。

當病溢。飲蓋面色浮澤。是為中濕。血虛中濕。水液不消。

故病溢飲溢飲者當渴之時暴多飲水而水不內消故

易入于肌皮腸胃之外也

按諸脉見本經之氣而色不應者皆非病從内生是外病

夾勝也諸藏府皆言色而心肺不言色者以病從内生也

胃脉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其栗而散者當病食痺

此言胃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胃脉搏擊于指而至

堅且長是胃氣虛極母氣乘之其色乃赤若是者當病

折髀蓋足陽明之脉從氣衝下髀抵伏兔故病則髀乃

如折也其栗而散者當病食痺蓋胃陽明之脉其支別

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絡髀故

食則痛悶爲痺而氣不散耳若一散之而病自已矣

脾脉搏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其奕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足筋腫若水狀也

此言脾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脾脉搏堅于指而至堅且長則脾氣虛極其色之黃者外見然脾虛則肺無所生故肺主氣者當少氣也若脉奕而散色不浮澤者當病足筋浮腫若水腫之狀蓋色浮澤乃水腫之候今色不潤澤故若水狀而非真水也足太陰之脉自上內踝前廉上膈內循脗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循膝股內前廉入腹故病足脗腫也

腎脉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腰其奕而散者當

病少血至今不復也

此言腎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腎脉搏堅于指而至堅且長其色黃而且赤是心脾于腎腎受客傷故病腰如折也若脉之奕而散者當病少血蓋腎主水以生津液今腎氣不化故當病少血不能遽復也

帝曰診得心脉而急此爲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心爲牡藏小腸爲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

使去聲

此言脉有心疝之證也診得心脉而急其病名曰心疝心氣有所積也其病當在少腹少腹者小腹也蓋以心

與小腸為表裏而心為陽中之少陽乃牡藏也小腸為

心之使則小腸既在少腹故少腹當有形耳

帝曰診得胃脉病形何如岐伯曰胃脉實則脹虛則泄帝

曰病成而變何謂岐伯曰風成為寒熱痺成為消中厥成

為巔疾久風為飧泄脉風成為癘病之變化不可勝數

干反癘音
賴數上聲

此言胃脉之實者為脹虛者為泄而病之變化有為寒

熱為消中為巔疾為飧泄癘風等疾也蓋胃為六府五

藏之海故脉之有餘者為實其病當為脹脉之不足者

為虛其病當為泄及其病成而變化也胃風而成則為

寒熱往來之疾

生氣通天論曰因于露風乃生寒熱

胃熱而成則為消中

之疾瘳者熱也多食而瘦謂之消中

大義見陰陽別論篇

氣逆而

厥則為上巔之疾蓋氣升而上則頂巔眩暈或時作痛

者有之胃中久風以肝氣內合而成之則當食不化而

泄利也陰陽應象大論曰風氣通于肝蓋惟肝經為能

感風而木來侮土故病成于胃者如是也脉中有風而

成當為癘風之證風論云風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癘

風又曰癘風者有榮氣熱腐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

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于脉而不去者是也夫曰寒

熱曰消中曰巔疾曰飧泄曰癘風病之變化皆由于病

成于胃而至于不可勝數者如此真與他經有不同也
帝曰諸癰腫筋攣骨痛此皆安生岐伯曰此寒氣之腫八
風之變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此四時之病以其勝治
之愈也

此言癰腫筋攣骨痛之三者有得病之由治病之法也
陰陽應象大論云寒傷形形傷腫故諸癰腫者寒氣之
所變也靈樞九宮八風篇云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
其傷人也外在筋紐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
也外在于骨故八風之變能使人筋攣骨痛也然凡此
等之疾各以其所勝治之如患東方之風則助金以勝

素問 卷二 五十三
木患北方之風則助土以勝水之類而病得愈矣

帝曰有故病五臟發動因傷脉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徵其脉小色不奪者新病也徵其脉不奪其色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脉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脉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

此言徵之脉色可以知有故病暴病之異也故病者卽下文之所謂久病也暴病者卽下文之所謂新病也言欲知病有久新必合脉與色而參論之故徵其脉小小者虛也而色則不奪神氣如故正以其暫時得病顏色無改脉則一時之虛所以謂之新病也徵其脉不奪其

色奪者正以脉氣不奪故能久延而色則以病久而奪所以謂之久病也徵其脉與五色俱奪者必其病久所致此亦謂之久病也欲其脉與五色俱不奪者正以病日不久故脉色俱全此亦謂之新病也由此觀之則脉小色不奪者雖曰新病而脉病形不病未必能易治也若脉與五色俱不奪者則新病之易愈者矣脉與五色俱奪者既曰久病則病之難治者也若形色奪而脉不奪則久病之易愈者矣

肝與腎脉並至其色蒼赤當病毀傷不見血已見血濕若

中水也

中去聲

此舉色與脉反者而詳診其病之不同也。上文言病之新故必以色脉而參之矣。至有色脉相反者亦必細診而詳參可也。試以一端言之。假如肝之脉弦腎之脉沉則肝與腎脉並至宜乎肝之色蒼腎之色黑。其二色當並見也。今則見其蒼不見其黑而見其赤有心血之義參焉者何也。須知肝脉而見肝色必曾有恚怒當病毀傷之疾。然見腎之沉脉則色雖見赤而必不見血也。若赤色不爲徒見而已曾見血或口有所吐或傷處亦有所出則腎脉亦必不徒見而中水而濕必有之也。正以沉脉屬水故耳。否則色與脉反寧無諸經之病互見乎。

其中乎。

尺內兩傍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胃。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臆。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育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

此言藏府之脉。見之于各部者如此。尺內者。左右尺部也。尺內與季脇相近。季脇者。肋骨盡處也。其穴名章門。尺之外側。所以候腎。尺之內側。所以候腹中。腹中者。小腹中也。附而上之。乃關脉也。左關之外。所以候肝。左關

之內所以候鬲右關之外所以候胃右關之內所以候脾又附而上之卽寸部也右寸之外所以候肺右寸之內所以候胸中左寸之外所以候心左寸之內所以候臆中大抵人身之脉左手爲春爲夏爲東爲南爲前爲外右手爲秋爲冬爲西爲北爲後爲內左之寸口卽人迎也名曰前前之所候皆胸之前膺及臆中之事右之寸口卽氣口也名曰後後之所候皆背之後背及氣管之事凡脉推而升之謂自尺而寸乃上竟上也所以候胸與喉中之事凡脉推而下之謂自寸而尺乃下竟下也所以候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之事其左右上下之脉

各有所屬者如此後世王叔和之脈其分部與此大同也歟

麤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爲熱中也

凡脈之麤大者卽洪之脈乃陽脈也惟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故脈如此其病當爲熱中也

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爲厥巔疾

凡脈之來者甚急其去甚緩蓋在上最實故來自疾上必形于表也在下頗虛故去自緩下必形于裏也其病當爲厥疾及巔疾焉正以氣逆于上及頂巔有疾所以來之甚速也苟非病之在上則去必不徐矣

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為惡風也故中惡風者陽氣受也

凡脉之來者甚緩其去甚速蓋在上頗虛故來自徐在下最實故去自速其病當為惡風證焉正以人之感風者陽氣受之陽為表今上虛則表虛風必易感故不得不惡風也

有脉俱沉細數者少陰厥也

數音朔

沉細者腎脉也沉細而帶數則腎經之氣厥逆也故曰少陰厥也以下文推之其殆熱厥也歟

據厥論之義亦當為熱厥

沉細數散者寒熱也

數音朔

上文言沉細數者為少陰厥矣然沉細數中而脉有散

意者陰陽相干故沉細者陰脉也數者陽脉也而復又見散此其所以爲寒熱往來也

浮而散者爲眴仆

脉浮爲虛散爲無神氣虛而神不足故爲頭眩而仆倒也。然浮主有風則中風眩暈者亦有之也

諸浮不躁者皆在陽則爲熱其有躁者在手諸細而沉者皆在陰則爲骨痛其有靜者在足

此言脉有浮沉當分陽經陰經又卽其躁靜而辨手足也言諸脉皆浮而浮中不躁其病當在足之陽經蓋浮爲陽故屬陽經而不躁爲陽中之陰乃知其足也惟

浮爲陽脉病當在表有熱若浮而帶躁則爲陽中之陽而火升于上其病不在足經而在手經矣諸脉皆沉細而沉細中不靜其病當在手之陰經蓋沉細爲陰故屬陰經而不靜爲陰中之陽乃知其在手也惟沉細爲陰脉病當在裏骨痛若沉細帶靜則爲陰中之陰而寒入于下其病不在手經而在足經矣浮沉躁靜之間乃陰陽手足之所由分者如此

脉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脉也洩及便膿血

脉以六至爲數數動者爲陽脉故病在陽經脉代者爲有積故腸胃當洩其便宜有膿血也

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

此言濇滑之脉當知陰陽之有盛衰而其證亦以異也。凡人有病者如有過誤相似故曰過。本篇上文曰故乃可診有過之脉。陽氣者衛氣也。陽經之氣亦曰陽氣。陰氣者營氣也。陰經之氣亦曰陰氣。濇者如刀刮竹而往來難。陰脉也。濇脉見者乃陰氣之不足當知其陽氣之有餘。滑者指下如珠而往來盛。陽脉也。滑脉見者乃陽氣之不足當知其陰氣之有餘。惟濇脉爲陽氣之有餘。

則火盛其身當有熱且陰氣不足故無汗耳惟滑脉爲

陰氣之有餘則多汗且陽氣不足故身冷耳若濇滑兼

見而陰陽俱有餘則陽有餘爲無汗陰有餘爲身冷宜

二證皆見也按此節不分外感內傷皆然然醫工能于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外感則先寫而

後補內傷則先補而後寫或補寫兼施則不失靈樞經脉篇實寫虛補之義矣但須人迎盛者爲外感氣口盛

者爲內傷不可誤診而妄治耳

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

有熱也

此言脉之偏于表裏者其證異也舉指于皮膚之間推

而外之宜乎脉之浮也但沉而不浮則內而不外是必

心腹有積在內故內而不外如此按指于筋骨之間宜乎脉之沉也但浮而不沉則外而不內是必在表身熱故外而不內者如此

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

此言脉之偏于上下者其證異也推而上之以按其上部但脉止見于上部而下部則無則氣有升而無降其腰足必不足而清冷也推而下之以按其下部但脉止見于下部而上部則無則氣有降而無升其頭項必不足而痛也

甲乙經以上而不下作下而不上下而不上作上而不下始于文義尤順與上文正相類

但神聖之語與後世不同不必以是為拘也

按之至骨脉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痺也

此言脉之按而無力者其病當在下也痺之為義詳見痺論及靈樞壽

天剛柔篇末二節之所謂寒痺也

○平人氣象論篇第十八詳論平人病人脉體氣象故名篇

黃帝問曰平人何如岐伯對曰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亦

再動呼吸定息脉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

也常以不病調病人醫不病故為病人平息以調之為法

上為去聲人為平聲

此言一息五至之脉為無病也鼻中出氣曰呼人氣曰

吸呼吸定息總爲一息言醫人一呼而彼脉遂再動入
吸而彼脉遂再動呼吸吸定息脉遂五動猶歲之有閏是
閏以太息之脉乃所謂一息五至也如此者名曰平人
平人者不病也蓋醫人一息則無病之人亦一息所以
知其脉之五動爲不病也嘗以不病之人調彼有病之
人緣醫者自己不病故因彼病人乃平自己之息以調
候之耳此所以爲診法也按人身之脉總計一十六丈
二尺見靈樞脉度篇一呼脉
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一百三十五息脉行八丈一尺
二百七十息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一晝一夜計一萬
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爲五十周卽一十六
丈二尺之脉而積之也見靈樞脉度五十營等篇

人一呼脉一動一吸脉一動曰少氣

此言一息二至之脉爲少氣自平脉之不及者言之也

一呼脉當再動而今止一動一吸亦當再動而今亦止

一動則一呼一吸總爲一息之間止得二至而已脉訣

以二至爲敗脉難經以爲離經脉由正氣衰少故脉如

是也按人身一呼再動脉行三寸今日一動則脉行一寸五分一吸再動脉行三寸今日一動則脉行一寸五分

由一息三寸推之一萬三千五百息脉止行四百五丈比平人減四百五丈所以爲少氣也

人一呼脉三動一吸脉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温尺不熱脉

滑曰病風濇曰痺

此言一息六至之脉爲諸病自平脉之太過者言之也

一呼脉當再動而今則三動一吸脉當再動而今則三

動則一呼一吸總爲一息爲六動矣脉訣以爲數脉難

經亦以爲離經脉是六至而躁躁者動之甚也王註以躁爲煩

躁按靈樞終始禁服等篇有一倍而躁二倍而躁等語則躁本言脉不言病也今尺脉躁動當

尺有熱尺部者下部也主腎水不足其病爲溫若有躁

動之脉而尺部不熱其六至之脉帶滑則滑者卽前篇

陰氣有餘陽氣不足也陽氣不足當爲表虛而感風其

六至之脉帶濇則濇者卽前篇陰氣不足陽氣有餘也

陰氣不足當爲裏虛而成痺其脉病相應者如此

人一呼脉四動以上曰死脉絕不至曰死乍疎乍數曰死

平人之常氣稟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

逆者死。

此舉三者之脉爲必死以其無胃氣爲逆也人一呼脉當再動而今日四動則一吸脉當再動而亦四動所謂一息八至脉也脉訣以八至爲脫脉難經以爲奪精脉且曰四動已上則脉訣以九至爲死脉十至爲歸墓脉十一十二爲絕魂脉故皆謂之曰死脉也此則自五至以上之大過者言之耳若脉絕不至則一呼一吸脉絕不來正氣衰盡故亦謂之曰死脉也此則自五至以下之不及者言之耳又有乍時而疎脉不應指而來乍時而數脉或連指而來是乃胃氣不和正氣無主亦謂之

曰死也。此則非太過非不及而脈之雜亂者耳。蓋以平人常時之脈氣必稟于胃氣而生。人無胃氣則已。上諸脈見矣。夫是之謂曰逆。逆則知其爲死也。

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氣也。

此承上文人無胃氣曰逆。故此下五節遂言五藏皆以胃氣爲本。而此一節則自肝脈而言之也。春時肝脈必主于弦。然春有胃氣則脈斯微弦。夫是之謂曰平。微者和也。靈樞終始篇云：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若弦脈甚多而胃氣甚少，則弦而不微是不和也。肝藏當有病矣。幸而曰少止。

謂之病。設止有弦脉，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耳。夫曰弦多胃少，曰但弦無胃，皆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有胃氣，而毛脉兼見，是肺脉來見也。肺主秋，故病當見于秋。有等胃氣少，而毛脉甚，是金來尅木也。肝主春，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脉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肝藏本有真氣，惟春則發于肝。肝藏筋膜之氣，故肝主木。木主春，肝主筋。筋病見于春。金匱真言論曰：是以知病之在筋也。

夏胃微鈞，曰平。鈞多胃少，曰心病。但鈞無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氣也。

此以心脉之病言之也。夏時心脉必主于鉤。鉤者如木盛下垂前曲後倨如操帶鉤者是也。然夏有胃氣則脉斯微鉤。夫是之謂曰平。若鉤脉甚多而胃氣甚少則鉤而不微是不和也。心藏當有病矣。幸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鉤脉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矣。夫曰鉤多胃少曰但鉤無胃皆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胃氣而石脉兼見是腎脉來見也。腎主冬故病當見于冬。有等胃氣少而石脉甚是。是水來尅火也。心主夏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脉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心藏本有真氣。惟下則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氣。故心主火。火主夏。心

主血脉。血脉病見于夏。金匱真言論曰：是以知病之在脉也。

長夏胃微，稟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稟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氣也。弱甚之弱，當作石。

此舉胃脉之病言之也。長夏六月建未之月也。長夏屬土，胃亦屬土，故胃脉主土。主于長夏，長夏胃脉稟弱，而又能微和，夫是之謂曰平。若弱脉甚多，而胃氣甚少，則弱而不微，是不和也。脾藏當有病矣。以脾與胃爲表裏也。幸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代脉，而且無胃氣，則當

謂之死矣。代者脉來中止不能自還，脾氣衰弱之甚也。夫曰弱多胃少，曰但代無胃，皆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也有等脉來，更弱而至沉如石，以石主冬，脉故病當見于冬。有等脉已如石而石之又甚，是水來尅火不能生土也。胃主長夏，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脉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脾藏本有真氣，惟長夏則通于脾，脾藏肌肉之氣，故脾主土，土主長夏，脾主肌肉，肌肉病于長夏，金匱真言論曰：是以知病之在肉也。

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藏真高于肺以行營衛陰陽也。

此舉肺脉之病言之也。秋時肺脉必主于毛，輕虛似浮，謂之毛也。然秋有胃氣，則脉斯微毛。夫是之謂曰平。若毛脉甚多而胃氣甚少，則毛而不微，是不和也。肺藏當有病矣。幸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毛脉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矣。夫曰毛多胃少，曰但毛無胃，皆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有毛脉，而又有弦脉，是肝脉來見也。肝主春，故病當見于春。有等毛脉少而弦脉甚，則金來尅木也。肺主秋，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脉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肺藏自有真氣，惟秋則高于肺，肺行營衛，二氣陰陽諸經，故肺脉衰而已。前諸證因之也。

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鈎曰夏病。鈎甚曰今病。藏真下于腎。腎藏骨髓之氣也。

此舉腎脉之病言之也。冬時腎脉必主于石。如石之沉于水也。然冬有胃氣則腎斯微石。夫是之謂曰平。若石脉甚多而胃氣甚少則石而不微是不和也。腎藏當有病矣。幸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石脉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矣。夫曰石多胃少曰但石無胃皆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有石脉而鈎脉兼見是心脉來見也。心主夏故病當見于夏。有等石脉少而鈎脉甚則火盛生土。水受火土之邪。腎主冬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脉

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腎臟本有真氣惟冬則通于
腎腎臟通骨髓之氣故腎主水水主冬腎主骨髓骨髓
病于冬金匱真言論曰是以知病之在骨也

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于左乳下其動應衣脉
宗氣也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結而橫有積矣絕不至曰
死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

數音朔

此承上文而言五臟皆以胃氣爲本故胃有大絡其脉
氣不同而病死亦異也人但知十二經及督任二經共
十五絡定以脾有公孫大包二絡故也然脾以大包爲
大絡而不知胃絡豐隆之外亦有大絡曰虛里者則不

止于十五絡而當謂之十六絡矣此虛里者貫鬲絡肺

出于左乳之下其脉氣動時必至應衣蓋以宗氣者即

大氣也靈樞邪客篇刺節真邪篇皆曰宗氣靈樞五味篇謂之大氣大氣積于膻中

而與此相通也若虛里之脉盛而發喘或數而兼絕則

病當在胃之中其脉結而且橫則內必有積此脉之太

過也其脉絕而不至則胃氣已絕所以謂之曰死此脉

之不及也夫凡左乳之下其動應衣正以宗氣由此而

泄故衣為之動耳前曰動衣不至于動之甚可以驗宗

氣之動而此曰動衣則動之甚而宗氣之泄也故謂之

曰死乳下之動應衣者子會見其人病終不治

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
 脉中手長者曰足脛痛寸口脉中手促上擊者曰肩背痛
 寸口脉沉而堅者曰病在中寸口脉浮而盛者曰病在外
 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寸口脉沉而橫曰
 脇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寸口脉沉而喘曰寒熱脉盛滑
 堅者曰病在外脉小實而堅者曰病在內脉小弱以濇謂
 之久病脉滑浮而疾者謂之新病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
 脉滑曰風脉濇曰痺緩而滑曰熱中盛而緊曰脹

此言寸口之脉可以驗諸病也寸口者氣口也經脉別

論曰氣口成寸以決死生難經曰脉會太淵故寸口之脉中醫

人之手指而短者其病止在上不及于下名曰頭痛蓋

寸主上部惟其頭痛故按之短而易見也前篇云推而

上頭項寸口之脉中醫人之指而長者其病當在下名

曰足脛痛蓋長脉舉之有餘過于本位故其應在足也

寸口之脉中醫人之指而促上來擊者是肩背在上故

其脉促上也名曰肩背痛寸口之脉至沉而且堅者病

必在裏故曰病在中寸口之脉至浮而且盛者病必在

表故曰病在外寸口之脉沉而且弱沉為陰盛弱為陽

虛陰陽相搏故為寒熱往來也及疝瘕少腹痛亦有此

沉弱之脉但當與下文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參之據

素問 卷二 三

此處及痲瘕少寸口之脉沉而且橫則脇下當有積及腹痛六字爲衍

腹中亦有橫積作痛也寸口之脉沉而弱者固爲寒熱然沉而帶喘則沉爲陰脉喘爲陽病亦當爲寒熱往來也寸口之脉浮而盛者固爲在外然脉之盛而且滑且堅者陽脉也亦病之在外也沉而堅者固病在內然脉之小實而堅者陰脉也亦病之在內也脉來小弱而又且濇是皆陰脉來見乃血氣之虛也謂之久病脉來滑浮而且又疾是皆陽脉來見乃邪氣盛也謂之新病脉來甚急者痲瘕在內而少腹痛不但土文脉之沉弱者爲有此證也脉來見滑是滑爲陽脉風者陽先受之故

當病風脉來見濇是濇為陰脉主陰血不足故當病痺
脉來緩而滑者緩為脾脉有餘滑為胃火甚盛故為熱
中脉來盛而緊者盛則邪氣有餘緊則中氣不舒故曰
脹

脉從陰陽病易已脉逆陰陽病難已

易去聲

此言脉當與病而相順也人有陽病或外感或內傷皆
當見陽脉人有陰病外感則陰病當見陽脉內傷則陰
病當見陰脉也故脉順陰陽則病易已有等脉逆陰陽
則病外感者陽病見陰脉陰病見陰脉內傷者陽病見
陰脉陰病見陽脉皆病之難已者也

脉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脉反四時及不間臟曰難已

此言脉當與時而相順也春病得弦脉夏病得鈞脉秋病得毛脉長夏得緩脉冬病得石脉則脉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若脉反四時則春得濇脉夏得石脉長夏得弦脉秋得鈞脉冬得緩脉是謂反四時者也間臟者如肝病乘土當傳之于脾乃不傳之于脾而傳之于心則間其所勝之臟而傳之于所生之臟矣難經五十三難所謂間臟者生是也及無間臟之脉皆謂之難已耳

臂多青脉曰脫血尺脉緩濇謂之解休安臥脉盛謂之脫血尺濇脉滑謂之多汗尺寒脉細謂之後泄脉尺麤常熱

者謂之熱中

此言尺脉亦可以驗諸證也。臂多青脉者，大凡筋脉之中皆血也。血多則赤，血少則青。故知脉青爲脫血之證。耳尺脉緩濇，緩爲熱，中濇爲血少。熱而血少，故曰解休。

解休者，寒不寒，熱不熱，弱不弱，壯不壯，不可名狀，謂之

解休也。

王註：釋解休爲寒不寒，熱不熱者，本刺瘡論是少陽之瘡，有令人身體解休，寒不甚，熱不甚。

安臥者不能起也。脉盛者，火愈熾也。火熱則血妄行，故

亦謂之脫血。蓋上文脫血有數脫之義，非一時火盛而

暴脫。故其脉不盛，其脉當青。此曰脫血者，有火盛而暴

脫之義。其脉亦未必不青也。尺脉來濇而又兼滑，濇爲

陰虛滑爲陽盛。謂之多汗。陰陽別論云：陽加于陰，謂之汗。尺部見冷，而脈又兼細，是寒氣在腹。泄利未已，謂之後泄。尺部常熱，而脈又麤大，是熱氣在腹。謂之熱中也。

按靈樞論疾診尺篇據尺以驗諸病尤詳

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脾見甲乙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是謂真臟見，皆死。

此言真臟脈見者，各有相尅之死期也。庚辛者，金日也。肝之真臟脈見，而全無胃氣，則至庚辛日而死。以金尅木也。壬癸者，水日也。心之真臟脈見，而全無胃氣，則至壬癸日而死。以水尅火也。甲乙者，木日也。脾之真臟脈

見而全無胃氣則至甲乙日而死以木尅土也丙丁者
火日也肺之真臟脉見而全無胃氣則至丙丁日而死
以火尅金也戊己者土日也腎之真臟脉見而全無胃
氣則至戊己日而死以土尅水也是謂真臟脉見故皆
死也

頸脉動喘疾欬曰水目裹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曰水溺黃
赤安臥者黃疸已食如饑者胃疸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
目黃者曰黃疸

此言卽諸證而可以辨曰水曰黃疸曰胃疸曰風之異
也水氣上逆則頸脉者人迎大迎等穴也其脉則動其

氣則喘其欬則疾及目裹者目下也目下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是皆水之證也評熱論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

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中者必使目下腫也溺

色黃赤而又且嗜臥是之謂黃疸也已食如饑是之謂

胃疸也

王叔和脉經分黃汗黃疸酒疸穀疸女勞疸五者大義似玉磯微義稍詳靈樞論疾診尺篇云

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瓜甲上黃黃疸也安臥小便黃赤脉小而澁者不嗜食此皆黃疸之證脉經之穀疸即

本文之胃疸也

然水證有兼風者其面發腫蓋面為諸陽之會

風屬陽上先受之故感于風者面必先腫不可誤以為

止于水也

評熱論水熱穴論靈樞論疾診尺篇皆名曰風水丹谿無風水門專利其水而不用風藥

其病難愈王註以為胃風者非及惟有足脛之腫則止考風論胃風之狀並無面腫之說

謂之水耳。蓋足少陰腎經之脉，上循脛至陰股，故病如是也。且黃疸之目必黃，以熱積胸中，上薰于目而然也。婦人手少陰脉動甚者，妊子也。

此言婦人妊子之脉也。左手寸部屬手少陰心經，而手少陰太陽小腸經之脉，爲之表裏。脉賦云：太陽大是男，娠故知手少陰之脉動甚者爲妊男子也。靈樞論疾診尺篇與此同。後世更手爲足，蓋不考二經皆同故也。由此推之，則右手寸部屬手太陰肺經，當爲妊女子者可推矣。脉有逆從四時，未有臆形。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時也。

此舉脉之與時相逆者言之也。脉有順四時者，即上文脉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是也。脉有逆四時者，未有正臟之脉相形，而他藏之脉反見。春夏脉宜浮大，今反沉細而瘦；秋冬脉宜沉細，今反浮大而肥。此即所謂逆四時也。

玉機真藏論云：未有藏形于春夏而脉沉，濇秋冬脉浮大，名曰逆四時，與此義同。

風熱而脉靜泄，而脫血脉實，病在中；脉虛，病在外；脉濇堅者，皆難治，命曰反四時也。

此言脉與病反者是亦。脉與時反之意也。病由風熱，脉宜浮大，而反沉靜，則陽病見陰脉也。泄利脫血，二證脉宜沉細，而反實大，則陰病見陽脉也。病在中者，脉為有

九則中氣方盛今脉反虛病在外者病宜浮虛則表病

易痊今脉反濇堅是皆難治之證猶脉之反四時也按

機真藏論篇云病熱脉靜泄而脉大脫血而脉實是與本篇大義相同病在中脉實堅病在外脉不實堅者皆

難治則稍異耳又王註以命曰反四時也為衍文殊不知古人以彼形此則未必非取譬之意言此等之脉猶

反四時之義故曰難已也

人以水穀為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脉無胃氣亦死所謂無

胃氣者但得真藏脉不得胃氣也所謂脉不得胃氣者肝

不弦腎不石也

此言五臟以胃氣為本而胃氣以水穀為本是無水穀

者無胃氣無胃氣者為真藏脉見也即如肝脉當弦而

卷二 三

不弦腎脉當石而不石之類石者沉也以石主沉也是
無胃氣而然也

太陽脉至洪大以長少陽脉至乍數乍疎乍短乍長陽明
脉至浮大而短

人此舉三陽之脉而言之正見脉貴順四時也按難經之
意以爲得第三甲子太陽旺歲有閏月有大小大約四
五六月也其氣大盛其候大熱故脉之至也旣洪且大
又見其長蓋洪大而長皆陽脉也而陽之甚盛故純見
陽脉而無陰脉者如此得第一甲子少陽旺大約在十
一二正月也其氣尚微其候當寒故脉之至也乍數乍

疎乍短乍長蓋長數爲陽疎短爲陰而陽之初生故陽
脉雖乍至而猶未離乎陰脉者如此得第二甲子陽明
旺大約在正二三月也其氣始萌未盛其候始暄故脉
之至也既浮且大又見其短蓋浮大爲陽短則爲陰而
陽氣方壯故陽脉盛而陰脉微者如此此則難經之與
內經相同者難經又云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
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沉短而敦其意以爲得第四甲子
太陰之氣旺大約在五六七月也其氣承夏餘陽陰氣
始至其候暑溫故脉之至也緊大而長蓋緊爲陰脉大
者長者爲陽脉而陰之初生故陰脉微而陽脉盛者如

此得第五甲子少陰旺大約在七八九月也陽氣衰微

陰氣漸盛其候清涼故脉之至也緊細而微蓋緊細與

微皆陰脉也而陰之方盛故陰脉之全見者如此得第

六甲子厥陰旺大約在十月十一二月也陰氣極盛其

候寒凝故其脉之來也沉短而敦蓋沉短而敦陰脉之

極也而陰脉之正盛故陰脉之甚重者如此此則內經

所遺而難經之所備其必有所本也

按王註扁鵲陰陽脉法亦後世假托

之言耳

夫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環玅曰心平夏以胃氣為

本病心脉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脉來前曲

後居如操帶鈎曰心死。

上文第五節至第九節論五臟平脉病脉死脉既已悉矣而此下五節又詳喻之此一節則自心經而言之也吾謂夏胃微鈎爲平脉擬而議之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環玕曰心平蓋脉滿而盛來如連珠按之如循環玕乃來盛去衰有鈎而且和之義所以謂之平也夏以胃氣爲本故取其鈎而且和也吾謂鈎多胃少曰心病擬而議之病心脉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蓋其來如喘又喘而連屬且中手而偃曲則有鈎多胃少之義所以謂之病也吾謂但鈎無胃曰死擬而議之而

心脉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鈎曰心死蓋前雖似曲而後則居然不動如操執帶鈎則全無和意所以謂之死也平肺脉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氣爲本病肺脉來不上不下如循鷄羽曰肺病死肺脉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

此卽肺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吾謂秋胃微毛曰平擬而議之平肺脉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蓋厭厭聶聶者恬靜之意榆葉非甚粗大而如落榆葉則有輕虛以浮之意所以謂之平也秋以胃氣爲本故取其毛而且和也吾謂毛多胃少曰肺病擬而議之病

肺脉來不上不下如循鷄羽曰肺病蓋鷄羽者輕虛之
物也不上不下如循鷄羽則鷄羽兩旁雖虛而中央頗
有堅意所以謂之病也吾謂但鈞無胃曰死擬而議之
死肺脉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蓋如物之浮而
如風吹毛則毛而全無胃氣所以謂之死也

平肝脉來奘弱招招如揭長竿末稍曰肝平春以胃氣爲
本病肝脉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死肝脉來急益
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

奘軟同
招迢同

此卽肝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吾謂春胃微弦
曰平擬而議之平肝脉來奘弱迢迢如揭長竿末稍曰

肝平蓋招招者迢迢也迢迢然長竿末稍最爲冥弱揭
之則似弦而甚和所以謂之平也春以胃氣爲本故取
其弦而且和也吾謂弦多胃少曰肝病擬而議之病肝
本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蓋盈實而滑似有堅
意而長竿非循末稍則弦而不和所以謂之病也吾謂
但弦無胃曰死擬而議之死肝脈來急益勁如新張弓
弦曰肝死蓋急而益勁如弓弦新張是全無胃氣而不
和所以謂之死也

平脾脈來和柔相離如鷄踐地曰脾平長夏以胃氣爲本
病脾脈來實而盈數如鷄舉足曰脾病死脾脈來銳堅如

鳥之喙如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
此卽脾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吾謂長夏胃微
稟弱曰平擬而議之平脾脉來和柔相離如鷄踐地曰
脾平蓋鷄之踐地至和而柔所以謂之平也正以長夏
以胃氣爲本故取其弱而且和也吾謂弱多胃少曰脾
病擬而議之病脾脉來實而盈數如鷄舉足曰脾病蓋
如鷄舉足雖爲和緩而實盈且數則少和意所以謂之
病也吾謂但弱無胃曰死擬而議之死脾脉來銳而且
堅是弱而不和也如鳥之喙其喙不靜如鳥之距其距
必前如屋之漏其勢必間如水之流其勢不及所以謂

之死也

平腎脉來喘喘累累如鈎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爲

本病腎脉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死腎脉來發如奪

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

辟音劈

此卽腎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吾謂冬胃微石

曰平擬而議之脉沉而滑喘喘累累如鈎按之而堅曰

腎平蓋石沉于水靜而不動喘喘累累按之而堅所以

謂之平也吾謂石多胃少曰腎病擬而議之病腎脉來

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蓋葛根相附而引之不絕按

之太堅則石而不和所以謂之病也吾謂但石無胃曰

死擬而議之死腎脉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
蓋發如奪索辟如彈石則全無沉意是全無胃氣所以
謂之死也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二終

頂上清涼水

平肝清火

平肝清火

平肝清火

平肝清火

平肝清火

平肝清火

平肝清火

平肝清火

平肝清火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元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玉機真藏論篇第十九

第六節有曰名曰玉機內又論真藏脈故名篇

黃帝問曰春脈如弦何如而弦岐伯對曰春脈者肝也東

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奕弱輕虛而滑端

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

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

在中帝曰春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

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巔疾其不及則令人胷痛引背下

則兩脇胠滿

奕軟同忘當作怒令俱平聲後區胠去魚反

此言五藏有應時之脈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而此一
節則先舉肝經以言之也春時東方屬木萬物始生肝
亦主木故脈有始生之義其脈來奕弱輕虛而滑端直
以長蓋端直以長其狀似弓弦而輕虛而滑則弦而和
直也若與此相反則脈氣之來實強此爲太過病當在外
寸肝主怒膽亦主怒故令人善怒忽忽眩運昏冒而巔頂
黃沉重蓋肝脈自足而上入毛中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
之後上入頤頰出額與督脈會于巔由在上邪氣盛故
爲太過之疾有如是也正以上盛者邪必盛故曰病在
黃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爲不及病當在內蓋肝自大敦

上行章門期門故胃內作痛而引及於背下則兩脇臆

中亦皆脹滿由在內正氣虛故為不及之疾有如是也

正以痛與滿在內故曰病在內呂廣以外病屬府內病屬藏不必分言後倣此

帝曰善夏脈如鉤何如而鉤岐伯曰夏脈者心也南方火

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

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為太過病

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為不及病在中帝曰夏脈太

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

為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為氣泄長上聲令平聲

此言心經有應時之脈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夏時

南方屬火萬物盛長心亦主火故脉有盛長之義其脉
舉指來盛而去勢則似衰蓋脉上而不下故其去似衰
也若與此相反則其脉氣之來去皆盛者此為太過病
當在外令人身熱而膚痛為浸淫蓋心經火熱故身發
熱身發熱故皮膚痛為浸淫者其痛流布于周身也其
脉氣之來不盛而去反盛此為不及病當在內令人煩
心以心氣不足故內煩手少陰脉起于心中出屬心系
下鬲絡小腸又從心系却上肺故上則咳唾而下則泄
氣也

帝曰善秋脉如浮何如而浮岐伯曰秋脉者肺也西方金

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傍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爲不及。病在中。帝曰秋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慍慍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

此言肺經有應時之脉。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秋時西方屬金。萬物收藏。肺亦主金。故肺有收成之義。其脉來輕虛以浮來。雖似急而去則卽散。非前來盛去不盛之比也。若與此相反。則其脉氣之來如毛。而中央則堅。

兩旁如虛此爲太過病當在外令人逆氣而背痛及愠
愠然蓋手太陰之脉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
鬲屬肺系橫出腋下故氣逆則肩背痛而愠愠然不舒
暢也其脉氣之來如毛而毛又至微此謂不及病當在
內令人作喘其呼吸之氣皆少而發之爲欬在上則氣
逆而見血在下則肺中有喘息之音也

帝曰善冬脉如營何如而營岐伯曰冬脉者腎也北方水
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沉以搏故曰營反此者
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
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冬脉太過與不

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解體春脉痛而少氣不欲言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饑眇中清脊中痛少腹

滿小便變帝曰善數上聲解懈

日眇音渺

此言腎經有應時之脉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冬時

北方屬水萬物合藏腎亦主水故脉有合藏之義其氣

來沉矣而沉中帶搏所謂沉濡而滑謂之曰營營者如

將之守營內而不出也若與此相反則氣來如石之彈

此謂太過病當在外令人熱不熱寒不寒壯不壯弱不

弱而病成解體愚釋解體之義本於王註然王註本於刺虛論中有令人身體解體寒不甚熱

不甚故王註如此解之平人氣象論曰尺脉緩濇謂之解體脊脉甚痛而元氣衰少

不欲言語其脉氣之去如數物然此爲不及病當在內
令人心虛懸如病饑餓其季脇之下曰眇中正兩旁
空軟處也其甚清冷脊中則甚痛少腹則脹滿小便則
變色蓋腎少陰之脉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
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別
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病如是也

帝曰四時之序逆從之變異也然脾脉獨何主岐伯曰脾
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帝曰然則脾善惡可得見
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帝曰惡者何如可
見岐伯曰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

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夫子言脾爲孤藏中央土以灌
四傍其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四
肢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重強之
重平聲

此舉脾經之脉灌乎四藏其有惡與善反者亦必有所
病也帝言四藏循四時之序謂之曰從其有過與不及
而爲諸病者謂之曰逆從逆之變異故有如上文所言
也然脾脉于四時獨何所主伯言脾脉屬土以孤藏而
灌于四藏之中方脾之無病其有功于四藏日常如是
雖有其善不可得而見及脾之有病則四藏亦隨以病
其惡遂可得而見也故其來如水之流脾氣降而下也

此謂太過病當在外令人四肢不舉以脾主四肢也其
來如鳥之喙脾氣瀦而傷也此謂不及病當在中令人
九竅不通夫脾不和平固為強矣而九竅不通則病邪
方盛名曰重強此皆脾之惡者可見也

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數
五色脉變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轉不迴迴則不轉乃失

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旦讀之

名曰玉機按此與玉版論要篇大同但彼則迴作回當取彼參看

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

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此言

氣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氣于心，傳之于脾，氣舍于腎，至肺而死；心受氣于脾，傳之于肺，氣舍于肝，至腎而死；脾受氣於肺，傳之于腎，氣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氣于腎，傳之于肝，氣舍于脾，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此言五藏之病氣有所受，有所傳，有所舍，有所死，始之于我所生，而終之于尅我者也。受氣者，受病氣也。凡五藏之病，以子病方盛，反乘其母，故母受病氣於其所生也。卽肝受氣於其心之類，自此而病氣漸盛，轉輾相尅。

傳之于其所勝乃我之所尅者也即肝來尅脾之類所

傳者又傳之于所勝則彼不勝者乃生我者也病氣從

茲而益盛已舍于此藏矣舍者居也即脾往克腎而腎

本生肝故肝之病氣舍于其腎之類又自是而傳之于

其所勝即腎來尅心心來尅肺肺又來尅肝則肝至是

至而死矣蓋凡病之至死必先傳之至其所不勝而死此

皆五藏相尅乃為氣之逆行也故至于死按此與難經五十三難七

傳者生相類但此受氣於其所也則子來乘母為始難

經則從相尅而始有不同耳猶肝之受病始于肺也論

其大義還以內經為正其餘傳之于所勝者悉為相類
蓋病從心始則心為一藏受傷矣肝受氣于心則肝為
二藏受傷矣肝又傳脾則脾為三藏受傷矣脾又尅腎
則腎為四藏受傷矣腎又尅心則心為五藏受傷矣心

又克肺則肺爲七竅受試以肝經言之心經有病來乘傷矣又至肝則爲七傳

其母則肝之病氣受之于心肝木尅土則傳之于脾脾

土尅水則氣舍于腎腎水尅火則又傳之于心心火尅

金則又傳之于肺故曰至肺而死蓋以肝尅于肺也由

此推之則肝之受氣在心心之受氣在脾脾之受氣在

肺肺之受氣在腎腎之受氣在肝皆以母而受之于所

生之子也肝之所傳在脾心之所傳在肺脾之所傳在

腎肺之所傳在肝腎之所傳在心皆傳于已之所勝者

也肝之所舍在腎心之所舍在肝脾之所舍在心肺之

所舍在脾腎之所舍在肺皆舍于生已者也肝之所死

在肺心之所死在腎脾之所死在肝肺之所死在心腎
之所死在脾皆死于所不勝者也此皆氣逆而尅必至
於死吾又以一日一夜計五分而分之豈特以歲而論
如肝死在秋以日而論如肝死庚辛之類哉故朝主甲
乙晝主丙丁四季主戊己辰戌丑未時日晡主庚辛夜
主壬癸今肝至肺而死則其死在日晡時也心至腎而
死則其死在壬癸時也脾至肝而死則其死在甲乙時
也肺至心而死則其死在丙丁時也腎至脾而死則其
死在戊己及辰戌丑未時也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黃帝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不

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傳五藏而當死是順傳

所勝之次故曰別於陽者知病從來別于陰者知死生之

期言知至其所因而死按陰陽別論有別于陽者知病處也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別于陽

者知病忌時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與此知病從來四字義同語異

此帝承上文而言逆傳者固至其所勝而死而有順傳

者亦至其所因而死也逆傳者如上文所言是也順傳

者如熱論謂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

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又

如陰陽類論以太陽為三陽陽明為二陽少陽為一陽

太陰為三陰少陰為二陰厥陰為一陰而自表至裏故

謂之順傳也。然熱論止論外感，而由下文三月六月三日六日觀之，則月與日同，不但傷寒爲然，凡內傷外感，皆有順傳之義。帝問由上文而觀，則五藏本相通者也。故逆行而移，皆有次第。凡五藏有病，皆各傳其所勝者。如此有等順傳所勝之次，亦至于死，非法所能治者。試觀前三日病在陽經，則至六月在陰經之盡；前三日病在陽經，則至六日在陰經之盡。傳至五藏已周，而其病當死，是乃由三陽二陽一陽三陰二陰一陰順傳所勝之次也。故曰：別于陽經者，知病從來，從何陽經而至此也；別于陰經者，知死生之期，卽陰陽應象論所謂其次

治六府者未必至死而其次治五藏者誠半死半生也
故可以知死生之期是何也至于陰經則至其所困而
死故耳

是故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各于人使人毫毛畢直皮
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
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于肺名曰肺
痺發欬上氣弗治肺卽傳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痺一名曰
厥脇痛出食當是之時可按若刺耳弗治肝傳之脾病名
曰脾風發痺腹中熱煩心出黃苔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
弗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

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

病名曰癧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當死腎因

傳之心心即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三歲死此病

之次也長上聲癧音異後世作瘳

此亦言五藏病傳之次亦自其相尅者而言之也帝言

風為百病之長本經風論與此語同生氣通天論骨空論靈樞五色篇皆云風者百病之始

今風寒客於人正以邪從外來如客之至故不曰感而

曰客使人毫毛盡直皮膚受之則閉而為熱當是之時

可汗而發陰陽應象大論云善治者治皮毛漸至為癢痺如痺論之謂為不

仁痛痒不知也為腫為痛陰陽應象大論曰寒傷形形

傷腫熱傷氣氣傷痛當是之時可用湯熨灸刺等法以去之卽上文可汗而發也乃弗從而治之則爲肺痺之證蓋邪入于陰則病必爲痺而肺主皮毛故爲肺痺也宣明五氣論云邪入于陽則狂邪入于陰則痺然肺在變動爲欬乃發欬而氣上耳又弗從而治之則金來尅木乃傳之肝名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蓋肝之經絡皆在脇也食入卽出木來侮土之漸也當是之時可按可刺又弗從而治之則木來尅土乃傳之脾名曰脾風發而爲痺痺者熱也腹中亦熱心中必煩表裏皆熱也其所出者黃色黃者土也亦主熱也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又弗從而治之則

土來尅水乃傳之腎病名曰疝瘕腎之經絡在少腹故少腹煩寃作熱而痛其所出者白色漉出白液也如蟲之食物內損故一名曰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又弗從而治之則水來尅火乃傳之心其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瘵蓋腎不足則水不生水不生則筋燥急故相引也陰氣內弱陽氣外燔筋脉受熱而自跳掣故爲瘵也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又弗從而治之則心不宜受病今旣受病則滿十日法當死也若腎傳于心之時其心不受病卽復反傳而行之于肺則病不在心不必以十日爲期也但肺金再傷宜發寒熱法當延至三歲而死曰

三歲者肺至腎一歲腎至肝一歲肝至心一歲火又乘肺故云三歲死也由第七節至此觀之則病傳之次有三一則如肝受病氣于心傳之于脾病氣舍于其腎傳至于肺而死謂之逆傳之次也一則三月若六月三日若六日由三陽以至一陰自外而內謂之順傳之次也一則如此節始感于風成爲肺痺而五藏相尅漸至于死亦謂之逆傳之次也特死期有不同耳

然其卒發者不必治于傳或其傳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悲則肺氣乘矣恐則脾

氣乘矣憂則心氣乘矣此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

變及其傳化傳乘之名也卒音猝 令平聲

此言病有猝時暴發而為大病者不必以次而大故不

必治其相傳之次也上文所言者乃傳化以次此則不

以其次因一時五志驟傷使人不得以其次也喜者心

之志也惟心氣大虛則腎氣乘之心之所以大病也怒

者肝之志也惟脾氣大虛則肝氣乘之脾之所以大病

也悲者肺之志也惟肝氣大虛則肺氣乘之肝之所以

大病也恐者腎之志也惟腎氣大虛則脾氣乘之腎之

所以大病也憂與悲同金匱真言論云怒傷肝 悲勝怒則憂與悲同亦肺之

志也。惟肺氣大虛，則心氣乘之。肺之所以大病也。或以有餘而乘彼，或以不足而受乘，皆乘所不勝。此其不以次而入之道也。故每藏之病有五，凡五五二十有五，皆以五藏之互相傳化。如上節所云，及五藏之互相傳乘。

與本節所云其名曰不同。有如此者，但上節所云者以

外感，而此節所云者以內傷也。按金匱真言論：肝志爲怒，心志爲喜，脾志爲思。

肺志爲憂，腎志爲恐。今不言脾志者，畧耳。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期六月死。真臟脈見，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期一月死。真臟見，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身

熱脫肉破脰真臟見十月當作日之內死大骨枯槁大肉陷

下肩髓內消動作益衰真臟來當作未見期一歲死見其真

臟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腹內痛心

中不便肩項身熱破脰脫肉目匡陷真臟見日不見人立

死其見人者至其所不勝之時則死

此舉諸證漸盛者必以真臟脉見乃期其所死之日時

也大骨者即生氣通天論之所謂高骨也大肉者臀肉

也大骨大肉之榮枯肥瘦可以驗諸骨肉也王註無解愚嘗見一

人有腎衰之疾果于腰骨高起寸餘此大骨枯槁故也大骨枯槁腎之衰也大肉

陷下。脾之衰也。胃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上盛下
虛。肺之衰也。三經漸衰。肝心未及。期半歲之內。當死。必
其有五臟之真脉來現。真臟脉如下文真肝脉至一節云云。乃與之期。所
死之日耳。人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胃中氣滿。喘息不便。
腎脾肺三經衰矣。心肉作痛。而上引肩項。亦因以痛。則
心經亦衰。期一月之內。當死。必其有五臟之真脉來現。
乃與之期。所死之日耳。人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胃中氣
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則腎脾肺心衰矣。身加發熱。
諸肉皆脫。脰肉已破。脰者。肉之分理也。則脾經更衰。而
又五臟真脉來現。則十日之內。當死矣。大骨枯槁。大

肉陷下腎脾已衰而肩髓內消動作益衰則腎臟尤衰
 餘證尚未盡具其真臟之脉未見期一歲之內當死若
 五臟之真脉來見乃予之期所死之日也 大骨枯槁
 大肉陷下胷中氣滿腹內作痛心中不便肩項與身皆
 熱其脰破肉脫腎脾肺心衰矣而目匡下陷真臟脉見
 目不見人是肝經已衰而五臟俱已竭也其人立死幸
 而目猶見人至其所不勝者之時則死如肝死于日晡
 庚酉之時即前第七節一日一夜五分之之謂也

急虛身中卒至五臟絕閉脉道不通氣不往來譬於墮溺

不可為期其脉絕不來若人一息當作呼五六至其形肉不

脫真臟雖不見猶死也

中去聲 卒音猝

此承上文而言有等急虛中邪者易死不可拘前證與前脉也以言其勢則急以言其人則虛而此身猝然中邪致使五臟閉絕脉道不通諸經之氣不能往來譬之墮溺水中立時死亡不可以日期必之也其脉或絕而不來或有一呼五六至則一吸亦五六至是一息有十至皆絕魂脉也脉之太過不及雖有不同而皆為死脉故雖形肉不脫真臟脉雖不見其人亦必死也豈可拘於上文所期之日時哉

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

不澤毛折乃死真心脉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

赤黑不澤毛折乃死真肺脉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

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真腎脉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

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真脾脉至弱而乍數乍疏色黃

青不澤毛折乃死諸真藏脉見者皆死不治也折音舌中去聲辟音

劈數音朔

此即真臟脉而擬之又當驗其氣色皮毛而決其死也

真肝脉至如循刀刃之形責責然可畏也又如琴瑟之

弦至急蓋脉不微弦非脉來與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

之本體也乃但弦而無胃者也色雖見青而白來尅之

不復潤澤。金尅木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真
心脉至。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殊累累然。是脉不微鉤。
非來盛去衰之本體也。乃但鉤而無胃者也。色雖見赤。
而黑來尅之。不復潤澤。水尅火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
故曰死。真肺脉至。大而虛。過于盛也。如以毛羽中人
膚。浮而無着也。蓋脉不微浮。非輕虛以浮來急去散之
本體也。乃但浮而無胃者也。色雖見白。而赤來乘之。不
復潤澤。火尅金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真腎
脉至。搏擊而絕。如指彈石。殊辟辟然。是脉不微沉。非沉
以搏之本體也。乃但沉而無胃者也。色雖見黑。而黃來

尅之不復潤澤土尅水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

真脾脉至雖云軟弱而乍數乍疎是如水之流如鳥

之喙非和柔相離如鷄踐地之本體也乃但弱而無胃

者也色雖見黃而青來尅之不復潤澤木尅土也其毛

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

黃帝曰見真臟曰死何也岐伯曰五臟者皆稟氣于胃胃

者五臟之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陰必因于胃氣

乃至于手太陰也故五臟各以其時自為而至于手太陰

也故邪氣勝者精氣衰也故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

于手太陰故真臟之氣獨見獨見者病勝臟也故曰死帝

曰善

爲去聲此節大義與大陰陽明篇帝問脾病而四肢不用一股義同但辭全不同耳

此承上文而言無胃氣者乃真臟脉也脉必始于手太陰肺經而後行之于諸經又必有胃氣而後五臟之氣始會于手太陰肺經故五臟各以其所屬之時而藉胃氣以至于手太陰肺經也彼邪氣勝者正氣必衰安得有胃氣以至于手太陰但見各臟之真藏脉獨見耳此其病氣勝于臟氣所以至于死也

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脉從四時謂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取之以

時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天不澤謂之難治。脈實以堅謂之益甚。脈逆四時爲不可治。必察四難而明告之。

易俱去聲

此言凡治病者必察形氣色脈而決其生死也。形氣色脈四者其間有氣盛形盛氣虛形虛謂之相得其病可治。蓋氣盛形盛之氣主邪氣言而氣虛形虛之氣主正氣言其形則形體也。若形盛氣虛氣盛形虛謂之相失則難治矣。蓋形盛氣虛之氣主正氣言而氣盛形虛之氣主邪氣言所以曰難治也。色浮而澤血氣相榮其病易已。若色天而晦枯燥不澤則難已矣。脈之弦鈎毛石順于四時其病可治。若沉濇浮大逆于四時則爲不可

治矣。脉弱以滑，是有胃氣。又必分時以取之，其病易治。若脉實以堅，是無胃氣，則病為益甚矣。此四者未易明辨，謂之四難。必察此而明告病人，可也。

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脉，夏得腎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

其至皆懸絕沉瀯者，命曰逆四時。未有形藏于春夏而脉

沉瀯，秋冬而脉浮大，名曰逆四時也。按平人氣象論云：脉

形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時也。與此義同。

此舉脉逆四時者而申言之也。所謂脉逆四時者，春得

肺脉，金尅木也。夏得腎脉，水尅火也。秋得心脉，火尅金

也。冬得脾脉，土尅水也。四脉之至皆懸絕沉瀯，是無胃

氣命曰逆四時也此皆析而言之耳又嘗統而言之大

凡春夏陽氣漸上脉宜弦洪而反沉濇秋冬陽氣漸下

脉宜沉濇而反浮大此謂逆四時之脉也

病熱脉靜泄而脉大脫血而脉實病在中脉實堅病在外

脉不實堅者皆難治新較正云不字衍交按平人氣象論云風熱而脉靜泄而脫血脉實病在

中脉虛病在外脉濇堅者皆難治與此大同

此舉脉與證反者而決其為難治也熱病宜洪大而反

沉靜後泄脉宜靜而反脉大脫血宜沉而反脉實病在

中者據平人氣象論脉不當虛然亦不可太實而堅今

曰實堅則邪氣在內未已也病在外者據平人氣象論

脉不宜濇堅。今日實堅則邪氣在外方盛也。皆謂之難治也。曰表而虛實其良一箇未可以彈火也。實命全

黃帝曰。余聞虛實以決死生。願聞其情。岐伯曰。五實死。五虛死。帝曰。願聞五實。五虛。岐伯曰。脉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謂五實。脉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虛。帝曰。其時有生者何也。岐伯曰。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此其候也。務音

此言五實為邪氣有餘。五虛為正氣不足。皆為死。而正氣復則虛者可生。邪氣去則實者亦可生也。通評虛實論云。邪氣盛則實。正氣奪則虛。故實者有五。脉盛者。心

也皮熱者肺也腹脹者脾也前後不通者腎也悶瞀者
 肝也五臟有邪五邪各實所以曰死然使身汗而邪從
 外散後利而邪從下行則五實漸去實者亦有可活也

此即熱論所謂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之義 虛者有五脉細屬心

皮寒屬肺氣少屬肝泄利前後屬腎飲食不入屬脾五

臟各虛所以曰死然使漿粥入胃胃氣漸復泄利漸止

正氣不泄則五虛漸補虛者亦有可活也以理推之五

實自外感而言五虛自內傷而言然必五實五虛各備

方可曰死而虛實止見一證未可以輕決也 按實命全論亦有

五實五虛但彼虛實

○三部九候篇第二十

中有三部九候等法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衆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軟血而受。不敢忘泄。令合天道。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互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岐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首數字上聲屬囑同著着同軟孟子云束牲載書而不軟血令平聲末數字去聲此伯承帝問要道。而指其為至極之數也。

帝曰。願聞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氣血通決死生。為之奈何。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一者天。二者地。

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
此言有三部九候之法以啟下文之端也

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爲真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前之動脈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胃

中之氣人以候心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臟故神臟五形臟四合爲九臟五臟已敗其色必天天必死矣。

此詳論人必有三部各部有三候而合爲九臟應于九野所以爲天地之至數也上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兩額之動脈卽下文天以候頭角之氣此脈在額兩旁瞳子膠聽會等處動應于指足少陽脈氣所行也地者兩

頰之動脈卽下文地以候口齒之氣此脈在鼻孔下兩
旁近于巨髆之分動應於指足陽明脈氣所行也人者
耳前之動脈卽下文人以候耳目之氣此脈在耳前陷
者中絲竹空和髆等處動應于指手少陽脈氣所行也
凡此者皆所以候之于頭面故謂之上部也中部有天
有地有人天者手太陰肺經也卽下文天以候肺之謂
脈在掌後寸口中是謂經渠動應于指卽手太陰脈氣
所行也地者手陽明大腸經也卽下文地以候胃中之
氣此脈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合谷之分動應于指手
陽明脈氣所行也人者手少陰心經也卽下文人以候

心之謂此脉在掌後銳骨之端神明之分動應于指卽
手少陰脉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于手故謂之
中部也下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足厥陰肝經也卽下
文下部之天以候肝此脉在毛際外羊矢下一寸半五
里之分臥而取之動應于指卽足厥陰脉氣所行也女
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地者足少陰腎經也卽下文
地以候腎此脉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太谿之分動
應于指卽足少陰脉氣所行也人者足太陰脾經也卽
下文人以候脾胃之氣此脉在魚腹上越筋間直五里
下箕門之分動應于指卽足太陰脉氣所行也凡此者

皆所以候之于足故謂之下部也頭手足分上中下為

三部矣而三部之中又各有天地人合則為九所以應

九野而九野正合于吾身之九藏故神臟五以肝藏魂

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形藏四即上文頭角

耳目口齒胷中也合為九藏人有九藏地有九野乃天

地之至數有如此者五藏已敗則其色必先夭者異于

常候也其人死矣按後世三部法以手之寸關尺為主而此篇脈法以頭面為上部手足為中

部足為下部觀下文手足上去踝五寸等語推之可見

矣要之古人診脈不止于手而凡頭面手足之動脈無

不診之猶傷寒論多以跌陽脈言之者同也其九候法亦以三部中有天地人與後世之浮中沉者不同也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

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無問

其病以平為期度音鐸

此承上文而言調病之法也三部九候固如上文所言
矣然醫工診候之法必先度其形之肥則知其氣之實
而實者有餘可以瀉之度其形之瘦則知其氣之虛而
虛者不足可以補之凡此病者皆必有邪必先去其脈
中之結血以去其邪而後調其虛實以行補瀉且無問
其病之何如惟補之瀉之而以平為期可也此論用鍼
之法而用藥者亦可以類推矣

帝曰決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

素問 卷之三

形瘦脉大胃中多氣者死。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脉相應如參春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中部之候雖獨調與眾臟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目內陷者死。數去聲

此亦承上文而言。決死生之法也。形體盛矣而脉則細。氣則少。呼吸之息不足。是謂之危。危者險也。形體瘦矣。而脉則大。胃中多氣。或喘或滿。是之謂死。凡此者。即前篇形氣相失。謂之難治也。若形氣相得。即形盛脉大。形瘦脉細。乃前篇形氣相得。謂之可治。所以曰生。參之伍之。而眾脉之失。乖其常度。其人必病。三部之中。而有九

候之法如下文七診來現殊爲相失是之謂死夫不調曰病而相失曰死則有輕重之別也上下部中各有左右其脉相應如參春者病甚是謂大數而鼓如用參春之杵也上下左右其脉相失不可數者死蓋謂一息十至以上也夫曰病甚曰死亦有別也上文言三部之不相應者爲病爲死故中部之候雖獨調和然與上下二部之脉彼此相失其死必也且中部之候亦至相減不得調和則其死亦可必矣不惟是也足太陽之脉起於目內眥主諸陽經之氣乃衛氣之行從茲而始者今日目已內陷則亦必死之驗也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
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

此言九候之中有七診之法也言察九候之中大小偏

者病病遲偏者病寒熱偏者病脉獨陷下者病名曰七

診之法而可以識九候中之病也

按九候有此七診法與後世脉訣七診異

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其

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

中手徐徐然者病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是

以脫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乍疎乍數者死其脉代而鉤者

病在絡脉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

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察其腑臟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真臟脈見者勝死

踝胡瓦切蠕音軟
中去聲數朔

此言診脈之有定所正可以施七診而知諸病也手踝之上手太陰肺經脈也應于中部去踝五寸手之踝骨在下而從內廉至太淵穴計有五寸足踝之上足太陰脾經脈也應于下部去內踝骨之上五寸乃三陰交之上漏谷之下也蓋漏谷去踝六寸也以其左手上去踝五寸即太淵穴左足上去踝五寸即漏谷之下兩處按其脈則于右手右足當踝而彈之若按右手右足之脈

則于左手左足彈之蓋使左右相應也其應過五寸以
上蠕蠕然者不病蠕者乃蟲之軟也今脉軟而和故曰
不病其脉應而速中指渾渾然者病渾渾當作混混不
清也中指徐徐然者病徐徐緩也不應手也其應上不
能至五寸左右手足互相彈之不應者死蓋氣絕故不
應也凡曰應者應醫工之指下也足太陰脾經之脉應
在肉是以脫肉不能行去者死手太陰肺經之脉主乎
氣是以中部乍疎乍數者死氣之衰也其脉代而鈎者
病在絡脉鈎爲夏脉又夏氣在絡故病在絡脉絡脉受
邪則經脉自滯故脉來中止而代也九候之相應者上

下若一不得相失則遲速大小相等斯為可貴其有不

等者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

候後曰病曰甚曰危者脉來應手之際左右上下不得

齊一也又必察其腑臟以知死生之期即陰陽別論之

所謂別于陽者知病忌時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也又

必先知各經自然之經脉即靈樞經脉篇十二經之脉然後知各經

適然之病脉凡真臟脉來見者至于相勝之日時而死

矣按此節似有錯簡姑從正文釋之

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

按診要經絡篇載三陽三陰脉

之證內言足太陽之脉其終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與此略同此當與後第十三節參看

此舉足太陽經之氣絕者必其證之可驗也足太陽之
脉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從頂入絡腦還出別下項
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其支者復從肩膊別下貫髀過
髀樞下合膈中貫膈循踵至足外側故太陽氣絕其足
不可屈伸而死必戴眼也

帝曰冬陰夏陽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脉皆沉細懸絕者爲
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數者爲陽主夏故以日中死
是故寒熱病者以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病風
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脉乍疎乍遲乍疾

者日乘四季死

此詳言諸病必有死期也。帝于首節曾以更互冬陰夏陽以人應之為問。故此又復問之。伯言九候之脈凡沉細懸絕者皆為陰脈。其脈宜見于冬。然凡病至于死者必死以夜半。正以脈與時皆陰也。凡盛躁喘數者皆為陽脈。其脈宜見于夏。然凡病至于死者必死以日中正。以脈與時皆陽也。病發寒熱者本于感風。風為足厥陰肝經所感。其死必以平旦。正以平旦屬甲乙木也。生氣通天論云。因于露風。乃生寒熱。則寒熱之病。風氣所感也。丙火為手少陰心經所屬。其死必以日中。正以日中屬丙丁火也。又凡病風者必足厥陰肝經感之。不特死于平

且其死又以日夕正以日夕屬申酉金而與木相尅也
 凡病水者必足少陰腎經主之其死必以夜半正以夜
 半屬壬癸水也凡脉乍踈乍數乍遲乍疾者脾氣內絕
 其死必以日乘四季死正以四季之時屬辰戌丑未土
 也

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七診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所
 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
 言不死若有七診之病其脉候敗者亦死矣必發噦噫

此舉形肉已脫者為死七診見者唯風氣與經月之病

為不死餘則九候敗而亦為死也
此節止舉二端而言
 夫形肉在

人猶室室之有墻壁也形肉已脫則九候之脉雖調猶死卽上文所謂脫肉身不去者死也上文言七診爲病者詳矣若七診雖見九候之脉皆與各經相宜者不死所謂不死者以其有風氣之病爲有外邪月經不行之病爲有姙娠則似有七診之病而實非真七診也故言不死若除風氣經病之外而有七診之病其九候亦敗者死矣且胃經旣竭神不守心故死之時必發噦噦宣明五氣篇云心爲噦胃爲噦

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脉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逆從循之其脉疾者不病其脉遲者病

脉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

著者同

此亦詳診脉之法也脉疾者氣猶強盛故不病脉遲者

氣已不足故病脉不往來精神已去故死皮膚著者骨

已乾枯故死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

其孫絡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其病者在奇邪奇邪

之脉則繆刺之留瘦不移節而刺之上實下虛切而從之

索其結絡脉刺出其血以見通之

奇邪見靈樞根結問血絡等篇

此詳言諸病之刺法也病有在經者治其經穴如肺病

治其經渠之謂病有在孫絡者治其孫絡之結血

靈樞脉度

篇云經脉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盛而血者疾誅之盛者瀉之虛者飲藥以補之血病及

身有痛者合經穴絡穴而治之如肺病治經渠列缺之謂其有奇邪

者不正之邪適然所中者則取絡脉以繆刺之左取右

右取左也病氣淹留形容減瘦證不移易則以時消息

而漸刺之即上文所謂無問其病以平爲期者是也有

等上實下虛當切而從之必其有結絡之脉故上下不

通當索其結處而刺出其血以現通之即上文刺孫絡

絡脉之謂也

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此訣死生之要不

可不察也此篇爲第八節之脫簡

三

上文言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然須
知瞳子高者乃太陽不足欲絕而未絕戴眼者乃太陽
已絕欲甦而不能此內有死生之分不可不察也

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鍼王註以為錯簡者是也愚疑是第七節中手徐徐然下之

簡脫

○經脉別論篇第二十一別彼劣切內言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之脉各有

分別故
名篇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脉亦為之變乎岐伯對曰

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為變也是以夜行則喘出于腎

淫氣病肺有所墮恐喘出于肝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

于肺淫氣傷心度水跌仆喘出于腎與骨當是之時勇者
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為病也故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
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診法也

首為去聲志音穢怒也
度渡同跌音迭什音付

著者同貪曾其行出于胃瀦而本熱行出于心其重也

此言脉有因五臟受傷而變而診病者當據此以為法

也帝問居處或動或靜性情或勇或怯脉亦為之變乎

伯言凡人或驚或恐或怒或勞或動或靜皆為變也是

以腎屬少陽衛氣夜行于陰營氣以寐而養設當夜

行則喘息內出于腎而肺為之母者子氣受淫上干于

肺肺斯病焉有所墮墜而恐則筋既受傷血亦不納其

喘息內出于肝而肝氣反餘淫氣乘土脾被害焉有所
驚怖而恐驚則氣亂喘息內出于肺而心無所倚神無
所歸所勝妄行心反傷焉渡水跌仆水通于腎跌仆傷
則喘出於腎與骨斯時也勇者氣散則無病怯者氣着
則爲病矣故診病之道既觀人之勇怯骨肉皮膚而又
能知病肺害脾傷心着病之詳則診法備矣

故飲食飽甚汗出于胃驚而奪精汗出于心持重遠行汗
出于腎疾走恐懼汗出于肝搖體勞苦汗出于脾故春夏
秋冬四時陰陽生病起于過用此爲常也

此言人之四時臟腑生病皆起于過用亦診病者所當

知也飲食入胃太過於飽食氣蒸迫故汗出于胃事有
驚怖致奪精神心神外越故汗出于心所持則重所行
則遠必骨以當之惟腎主于骨故汗出于腎其走過疾
兼之恐懼必筋以當之惟肝主于筋故汗出于肝搖動
其體勞苦其形必肉以當之惟脾主于肉故汗出于脾
此乃四時之在臟爲陰在腑爲陽其有病皆起于過用
如飲食飽甚等義人所常犯者也凡診病者不可不知
此等之病由歟

食氣入胃散精于肝淫氣于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
于脉脉氣流經經氣歸于肺肺朝百脉輸精于皮毛毛脉

合精行氣于腑腑精神明留于四臟氣歸于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于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常也

此言食入于胃者精氣散于肝歸于心而會于肺飲入于胃者輸于脾歸于肺而下行于膀胱亦診病者所當知也食氣者穀氣也穀氣入胃運化于脾而精微之氣散之于肝則浸淫滋養于筋矣以肝主筋也穀氣入胃其已化之氣雖曰精氣而生自穀氣故亦可名爲濁氣也心居胃上而濁氣歸之則浸淫滋養于脉矣以心主

脉也。心爲諸經之君主，主夫血脈。脉氣流于諸經，諸經之氣歸于肺。肺爲五藏之華蓋，所謂藏真高于肺以行營衛陰陽。故受百脉之朝會，其精氣運之于皮毛矣。以肺主皮毛也。肺曰毛，心曰脉，毛脉合精而精氣行于府。府者臚中也。靈樞五味篇謂大氣積于胸中，邪客篇謂宗氣積于胸中，刺節真邪篇謂宗氣流于海者是也。臚中爲府，其精氣宗氣最爲神明而司呼吸行經隧始行于手太陰肺經，通于心肝脾腎之四藏，而四藏之精皆其所留是氣也。平如權衡，惟其始于手太陰肺經而行之，故氣口者卽手太陰經之太淵穴也。與魚際相去一

寸又成寸口之名真可以診吉凶而决死生也

靈樞小鍼解篇

以氣口虛為當補氣口盛為當寫則凡病皆以氣口為主

然所食之穀有精氣則所

飲之水亦有精氣方其飲入于胃其精微之氣游溢升

騰上輸于脾蓋脾附於胃之右比胃為上故脾氣散精

上歸于肺而肺行百脉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分布

于四藏五藏並行乎水精真有合于四時五藏及古經

陰陽揆度等篇之常義也診病者可弗知歟

按飲入于胃以下乃

言飲而不言食李東垣脾胃論朱丹谿纂要書不考上

文為食及改為飲食入胃則于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之

義大背矣殊不知上文之食含畜飲義而下文之必之

難以兼食也何諸醫書皆宗李朱而不考經旨者皆繆

矣

大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餘也表裏當俱
寫取之下俞陽明藏獨至是陽氣重并也當寫陽補陰取
之下俞少陽藏獨至是厥氣也蹻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陽
獨至者一陽之過也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脉氣少胃
氣不平三陰也宜治其下俞補陽寫陰一陽獨嘯少陽厥
也陽并于上四脉爭張氣歸于腎宜治其經絡寫陽補陰
一陰至厥陰之治也真虛痛心厥氣留薄發為白汗調食
和藥治在下俞卒猝同一陽獨嘯之一陽當作二陰少陽厥也之少陽當作少陰且與下文氣歸于
腎方有照應痛音
狷瘦也和去聲

此言三陽三陰脉證各見者宜分經而治也太陽者足

太陽膀胱經也其脉獨至張仲景以為厥者氣逆喘者

難息虛者不實諸證上行是腎經不足膀胱經有餘也

蓋膀胱與腎為表裏而裏不足則在表有餘之邪乘之

一其表裏俱當寫取之下俞蓋下者足也俞者膀胱經之

水俞穴束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腎經之俞穴

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三

之訛而于本經之穴無着亦非也由是三陽入于二陽則為足陽明胃

經矣陰陽別論篇岐伯以太陽為三陽陰陽陽明脉氣

獨至張仲景以為是足太陽之邪重并于陽明也胃屬

大陽脾屬陰惟陽氣重并當寫足陽明胃經之俞穴陷谷

足大指次指外間陷中灸三壯鍼三分留七呼補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足六

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陷中鍼三分灸三壯由是二陽入于一陽則為足少

陽膽經矣少陽脉氣獨至張仲景以為是足少陽之氣

逆也然足少陽之脉下行抵絕骨之端當外踝之前循

足跗故陽蹻者本屬足太陽經之申脉而陽蹻之前乃

足少陽之脉今猝然而大是少陽之氣盛也當寫膽經

之俞穴臨泣足次指本節後間陷中去夾谿一蓋少陽

獨至者正一陽之有過也過者病也故即此經治之而

其肝經則無及耳由是一陽入于三陰則為足太陰脾

經矣陰陽類論黃帝以足太陰為三陰足少陰為二陰足厥陰為一陰太陰藏搏者下

三周
卷三
三

節之所謂伏鼓脉者是也

仲景以為尺寸俱沉細

真者真藏之脉

也宜用必省之若真藏脉來則不可治矣此藏之脉搏

者何也五藏之脉氣少而胃氣不平故言此三陰真藏

之脉來現也當補足陽明胃經之俞穴陷谷

足次指外間本節後

陷中去內庭二寸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

寫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

足大指內

側內踝前核骨下陷中鍼三分灸三壯

由是三陰入于二陰則為足少陰

腎經矣嘯者耳中鳴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竅為耳

今二陰獨嘯是少陰之氣逆于上也足太陽之氣并于

上而行而太陽陽明少陽太陰之四脉爭張而有餘故

邪氣歸之于腎宜寫足太陽膀胱經之經穴崑崙絡穴

飛揚

崑崙足外踝從跟骨上陷中

鍼五分留十呼灸三

壯婦忌之飛揚外踝骨上七寸

壯

補足少陰腎經之經穴復溜

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

壯絡穴大鍾

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灸三壯鍼二分留七呼

由是而二陰入

于一陰則一陰之脉至者乃足厥陰肝經治事也至此

則虛者真痛者在心其逆氣留薄發為白汗白汗者肝

虛為金所乘也宜調和藥食并治肝經之俞穴太衝

指本節後一寸半動脉應手

不言補寫者上文腎經尚

陷中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

補而此肝經亦宜曰補况既曰真虛則豈可再寫乎

按此篇傳經次第唯熱論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與此相類然以諸經證候觀之則與熱論之證不同未可以外感論也學者察之

帝曰太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三陽而浮也帝曰少陽藏何

象岐伯曰象一陽也一陽藏者滑而不實也帝曰陽明藏

何象岐伯曰象大浮也太陰藏搏言伏鼓也二陰搏至腎

沉不浮也

此節未言二陰則上文一陽獨嘯少陽厥也當為二陰少陰可知且此尾不言厥陰信有脫簡

而上節之訛益顯

此總承上文而明六經之脉象也帝言太陽陽明少陽

俱曰獨藏至而太陰藏則曰藏搏二陰則曰獨嘯一陰

則曰至其脉體果何象耶伯言太陽之脉主于浮蓋太

陽為三陽陽行于表故脉宜象三陽而浮也少陽為陽

之裏陰之表所謂半表半裏者是也其藏為陽之初生

故脉體滑而不實象一陽之爲初陽也陽明雖爲太陽之裏而實爲少陽之表比之滑而不實者則大而浮矣彷彿乎太陽之浮也太陰則入于陰分脉雖始伏而實鼓擊于手未全沉也二陰雖相博而至然腎脉沉而不浮也由是觀之則厥陰爲沉之甚又非二陰比矣。

○藏氣法時論篇第二十二

五藏之氣必應天時而人之治藏氣者當法天時故

名篇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間甚之時

死生之期也帝曰願卒聞之

問去聲卒如字

此因帝欲法時以治藏氣而伯言以五行為主可以為

治病之準也下文乃詳言之卒盡也

按素問靈樞言愿卒聞之者甚多其

義做此

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此言五藏應乎四時而治之者必法時也春屬木肝亦屬木故肝主春斯時也足厥陰肝者乙木也足少陽膽者甲木也正治其時春之日有甲乙乃肝氣之尤旺者然肝脉主弦最苦在急急則肝病也惟甘性緩急宜食

甘者以緩之

凡飲食藥物皆然

夏屬火心亦屬火故心主夏斯

時也手少陰心者丁火也手太陰小腸者丙火也正治其時夏之日有丙丁乃心氣之尤旺者然心脉洪最苦在緩緩則心虛也惟酸性收急宜食酸者以收之長夏屬土脾亦屬土故脾主長夏斯時也足太陰脾者己土也足陽明胃者戊土也正治其時長夏之日有戊己乃

脾氣之尤旺者然脾爲太陰濕土最苦在濕濕則脾病也惟苦性燥急宜食苦者以燥之秋屬金肺亦屬金故肺主秋斯時也手太陰肺者辛金也手陽明大腸者庚金也正治其時秋之日有庚辛乃肺氣之尤旺者然肺苦氣上逆惟性苦者可以泄逆急宜食苦者以泄之冬屬水腎亦屬水故腎主冬斯時也是少陰腎者癸水也是太陽膀胱者壬水也正治其時冬之日有壬癸乃腎氣之尤旺者然腎屬水最苦燥惟辛性潤急宜食辛者以潤之

如黃栢之類

庶乎腠理自開津液自致五藏之氣自

相通也

病在肝愈於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春禁
當風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
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日慧下晡甚夜半靜肝欲散
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寫之

此以下五節承上文而言五藏之病可以于歲于日于
時而決之又當順其所欲之性以行補寫之法也試以

肝經言之凡病在肝者以肝性屬木其病從春始也至
于夏屬火則火能尅金而金不能尅木故肝病當愈于
夏所謂子制其鬼者是也餘愈同若夏不愈當甚于秋蓋

甚則淪于死矣而金來尅木所謂子休鬼復者是也餘甚

同設秋不死當持於冬蓋冬屬水水為肝之母母氣一

旺肝氣有資故可與病氣相支而不甚耳所謂鬼休而

母養故能相持于父母之鄉也餘持其冬雖與相持其

病復起于春蓋肝氣之病又當至春而起所謂自得其

位而起者是也餘起然吾之肝正屬厥陰木而風氣必

通于肝故凡有肝病者必禁當風以犯之也斯則一歲

之中可以計其所愈所甚所持所起者如此至于以日

而計之者何如肝病者愈于丙丁之日以丙丁火旺所

制者金而金不尅木木病自愈也設丙丁不愈加于庚

辛之日加即甚之謂也以庚辛金旺必來尅木而木病

必甚也。設庚辛不死，持于壬癸之日，以壬癸水旺，必母
來助子，而木病可支也。雖能支于水旺之日，而又必起
于甲乙之日，以木病當復于本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
之者，何如肝病者，平日慧，以平日應甲乙木，故病主慧。
慧者，爽也。時王木亦王也。下晡甚，以下晡者申酉時也。
應在庚辛，故病主甚。金來尅木也。夜半靜，以夜半者亥
子時也。應在壬癸，故病主靜。水來生木也。况肝既有病，
則治之者，當順其性而治之。故肝之所苦在急，則其所
欲在散。惟味之辛者，主散，宜急食辛以散之。性欲散而
辛能散，此補之者，所以用辛也。性苦急而酸能收，此寫

之者。所以用酸也。治肝之法。又如此。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於春。起于夏。禁溫食。熱衣。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于壬癸。壬癸不死。持于甲乙。起于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日靜。心欲與急。食鹹以與之。用鹹補之。甘瀉之。

以心經言之。凡病在心者。以心性屬火。其病從夏始也。至于長夏屬土。則土能尅水。而水不能尅火。故心病當愈于長夏。但長夏不愈。當甚于冬。以水能尅火也。若冬不死。當持于春。以木能生火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夏。以火病當起于火候也。且熱則心躁。故食溫衣熱者。

皆當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愈在戊己日以土王則水衰水衰不能尅火也戊己不愈加于壬癸以水王則火必受尅也壬癸不死持于甲乙以木王則火生也然心病必起于丙丁以火病當復于火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日中慧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甚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平旦靜以平旦正屬甲乙木也然所以治之者心欲奠惟鹹爲能奠堅急食鹹以奠之惟其所欲在奠此鹹之所以爲補也惟其所苦在緩此甘之所以爲寫也此乃因其性而治之耳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夏起于長夏。
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于
甲乙。甲乙不死。持于丙丁。起于戊己。脾病者。日昃慧。日出
甚下。晡靜。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寫之。甘補之。昃音

吳

以脾經言之。凡病在脾者。以脾性屬土。其病從長夏始
也。至于秋屬金。則金能尅木。而木不能尅土。故脾病當
愈于秋。但秋不愈。當甚于春。以木能尅土也。若春不死
當持于夏。以火能生土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長夏。
以土病當復于土月也。且食或溫熱過于太飽。或濕地
濕衣。皆脾土所惡。俱宜禁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

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愈在庚辛日以金旺則木衰木衰不能尅土也庚辛不愈加于甲乙以木旺則土必受尅也甲乙不死持于丙丁以火旺則土生也然脾病必起于戊己以土病當復于土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日昃慧以日昃則未土正王土性耐也日出甚以日出則木王也下晡離以金王則木退也然所以治之者脾欲緩唯甘者能緩急食甘以緩之惟甘能緩之此甘之所以爲補也脾苦濕惟苦性堅燥此苦之所以爲寫也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長夏起于秋

素問 卷三
禁寒飲食寒衣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
丁不死持于戊己起于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
靜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寫之

以肺經言之凡病在肺者以肺經屬金其病從秋始也
至冬屬水則水能尅火而火不能尅金故肺病當愈于
冬但冬不愈當甚于夏以火能尅金也若夏不死當持
于長夏以土能生金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秋以金
病當起于金候也且肺惡寒故衣食之寒者皆禁用之
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肺
病者愈在壬癸日以水王則火衰火衰不能尅金也壬

癸不愈加于丙丁。以火王則金必受尅也。丙丁不死持于戊己。以土王則金王也。然肺病必起于庚辛。金病常復于金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肺病者下晡慧。以下晡正屬庚辛金也。日中甚。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靜。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然所以治之者。肺欲收。惟酸爲能收。急食酸以收之。唯其所欲在收。此酸之所以爲補也。所苦在散。此辛之所以爲寫也。

病在腎。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長夏。長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禁犯焯煖熱食。溫灸衣。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于戊己。戊己不死。持于庚辛。起于壬癸。腎病者。夜半慧。四

季甚下瞞靜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

音焮

音焮

以腎經言之凡病在腎者以腎經屬水其病從冬始也

至春屬木則木能尅土而土不能尅水故腎病當愈于

春若春不愈當甚于長夏以土能尅水也若長夏不死

當持于秋以金能生水也其病能復起又當在于冬以

水病必在于水候也且腎性惡燥故凡焮焮之熱食温

灸之衣宜弗犯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

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愈在甲己日以木王則土衰土

衰不能尅水也甲乙不愈甚于戊己以土王則水必受

尅也戊己不死持于庚辛以金旺則水生也然腎病必起于壬癸以水病當復于水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夜半慧以夜半屬壬癸水也四季甚以四季屬土也下晡靜以下晡屬庚辛金也然所以治之者腎欲堅惟苦爲能堅急食苦以堅之惟其所欲在苦此苦之所以爲補也所苦在爽此鹹之所以爲寫也

夫邪氣之客于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五藏之脉

乃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間去聲

此總結上文之爲病爲愈爲甚爲持爲起者必當先定

五藏之本脉而始知之也肝病始于春心病始于夏脾

病始于長夏肺病始于秋腎病始于冬者皆由邪氣感

於吾身以勝相加如肝病由肺而傳心病由腎而傳脾

夫病由肝而傳肺病由心而傳腎病由脾而傳之謂也至

其所生而愈如肝病愈于夏心病愈于長夏脾病愈于

秋肺病愈于冬腎病愈于春者皆我之所生也至其所

不勝而甚如肝病甚于秋心病甚于冬脾病甚于春肺

病甚于夏腎病甚于長夏者皆我之所不勝而能尅我

也至其所生而持如肝病持于冬心病持于春脾病持

于夏肺病持于長夏腎病持于秋者皆彼能生我也自

得其位而起如肝病起于春心病起于夏脾病起于長
夏肺病起于秋腎病起于冬者皆得其所應之時而病
復起也夫五藏之病由于相生相勝者如此至于日時
可推矣又當先定五藏之本脉如春脉弦夏脉鈞長夏
脉代秋脉毛冬脉石或有胃氣及無胃氣則彼之生我
尅我我得而知故凡爲愈者我所生持者生乎我其病
爲間而爲生之期爲甚者尅乎我爲起者得本位其病
爲甚而爲死之期可得而言之矣若不定五藏之脉則
彼于我之相生相尅胡從而知之哉

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眦無所見

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取其經厥陰與少陽氣逆則

頭痛耳聾不聰頰腫聾音荒

上文五節言五藏之病用五味以補寫則用藥之意寓

矣而此下五節又言五藏之病復有用鍼之法也試以

肝經言之足厥陰之脉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少腹

又上貫鬲布脇肋故兩脇下痛以下引少腹其氣實則

善怒靈樞本神篇云肝氣實則怒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

之虛則目眈眈無所見耳無所聞蓋足厥陰之脉自脇

肋循喉嚨上入頰頰連目系足少陽之脉其支者從耳

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故虛則耳目無所見

聞也。惟其虛也，故善于恐懼。如人有將捕之意，正以肝

藏魂，魂不安，故其病如此。當取足厥陰之經穴中封。足內

踝骨前一寸筋裏宛宛中。足少陽之經穴陽輔。足外踝

鍼四分，留七呼，灸三壯。輔骨前絕骨端三分去坵墟以肝與膽相為表裏也。實

七寸，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則寫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耳。王註泛言以為經脈之經不着穴言，然則將用

何穴以治病耶？然足厥陰之脈自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于巔，

故頭必痛。足少陽之脈支別者從耳中出走耳前，又支

別者抵于頤，加頰車，又足厥陰之脈支別者從目系下

頰裏，故耳聾不聰而頰又腫也。此則氣逆于上，故見之

于頭耳頰者如此，亦是有餘之證也。取其兩經以出血

而已此不言穴意者亦是上文之經穴耳

按此下五節皆言用鍼不

言用藥然各經證候甚明惟智者明此經絡識此證候則凡藥屬肝膽者可恁用矣後倣此

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
虛則胸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

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

甲 甲 同 甲 甲

以心病言之手少陰心經之脉其直者從心系却上肺

下出腋下手厥陰心包絡之脉其支者循胸中出脇下

腋三寸上抵腋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

下循臂行兩筋之間又手太陽小腸經之脉自臂臑上

繞肩甲交肩上故胸中必痛脇支必滿脇下亦痛膺背

肩胛間皆痛兩臂內皆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

正氣之虛則胸腹之中大脇之下與腰相引而痛蓋手

厥陰之脉從胸中出屬心包絡下鬲歷絡三焦其支者

循胸出脇手少陰之脉自心系下鬲絡小腸故曰胸曰

脇曰腰背主痛也當取手少陰之經穴靈道掌後一寸五分鍼三

分灸三壯手太陽之經穴陽谷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以

心與小腸相為表裏也實則寫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

耳其舌本下并出其血者正以手少陰之脉從心系上

俠咽喉所以出舌下之血也曰出血乃治有餘之證耳

舌下即廉泉穴係任脉經頷下結喉上四寸中鍼二分留七呼灸三壯及有變病則又不

止前證而已。又當取手少陰之郄。曰陰郄。穴者以出其

血也。在掌後脉中去腕半寸當小指之後。鍼三分。灸七壯。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脚下痛。虛則腹滿

腸鳴。飧泄食不化。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肌當作飢。

以脾病言之。脾象土而主肉。故身重善饑。肉痿無力也。

足太陰脾經之脉。起于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上內踝

前廉。上臑內。足陽明胃經之脉自下髀關抵伏菟下膝臏中。下循股外廉下足跗入中指間。足

少陰腎經之脉。起于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上。臑內出

臑內廉。脾病故足不收行善瘈。脚下痛。此則邪氣有餘

之證也。至于正內之虛。則腹中滿。腸中鳴。飧泄而食不

化蓋足太陰之脉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足陽明
之脉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股裏

故其為病如此靈樞口問篇曰中氣不足腸為之苦鳴當取足太陰之經

穴商邱是內踝骨下微前陷中鍼三分灸三壯足陽明之經穴解谿衝陽後一寸半

寸半鍼五分留足少陰之經穴復溜是內踝上三寸陷中鍼三分留七呼

三呼灸三壯以出其血耳夫曰出血則治前有餘之證而已而

虛則補之又非可以出血治也

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臑脰足皆痛

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嗑乾取其經太陰是太陽之外

厥陰內血者尻苦刀反臑時轉反脰胡邱反嗑音益

卷三

以肺病言之。肺藏氣而主喘息。在變動爲欬。故病則喘。欬逆氣。肩近于背。而背爲胸中之府。故肩背痛也。肺主皮毛。邪盛則心液外泄。故汗出也。足少陰之脈從足下。上循膺內。出膈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今肺病則腎爲之子。亦必受邪。故尻陰。股膝。脾膈。脰足皆痛。此乃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之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嗑乾。蓋手太陰之絡會于耳中。故爲耳聾。腎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今肺虛則腎藏不足。以上潤于嗑。故嗑乾。當取手太陰之經穴經渠。寸口陷中。鍼二足太陽之外。足厥陰之內。卽足少陰之

脉也亦取其經穴復溜以出其血焉可也復溜見前三部九

候論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寫

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後調其虛實無問其病

以平為期則皆于出血之後又當用補寫以調之耳餘節

此微

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胸中痛大

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樂音洛

以腎經言之足少陰之脉起于足心上循膈肉出臑內

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

膈入肺中故腹大脛腫喘欬也腎病則骨不能用故身

重也。腎主五液，在心爲汗。腎邪攻肺，心氣內微，故寢後卽有汗也。大凡有汗之疾，多惡風，以腠理不密，故汗出而表虛者，必惡風也。此皆邪氣有餘之證耳。至于正氣之虛，則足少陰之脉從肺出，絡心，注胸中。金腎氣旣虛，胸中自痛，其大腹小腹亦從而痛。正以腎脉自小腹上行大腹，至俞府而止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脉從項下行而至足。今腎氣旣虛，而太陽之氣不能盛行于足，故足清冷，而氣逆也。腎之神爲志，惟志不足，故意不樂也。當取足少陰之經穴復溜。前見足太陽之經穴崑崙。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鉋三分，留七呼，灸三壯，以出其血可也。如三部九候篇所謂必

先去其血脉而後調之耳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升心色赤宜食酸小豆
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
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
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奠毒藥攻邪五穀爲養五
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
堅或奠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

按此各經所食與
靈樞五味篇不同

此承首節論五藏甘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等義而詳言
之也東方甲乙木其色青肝屬木故色亦青肝苦急惟

甘爲能緩之故宜食甘凡粳米牛肉棗葵皆甘皆可食也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心屬火故色亦赤心苦緩唯酸爲能收之故宜食酸凡小豆犬肉李韭皆酸皆可食也西方庚辛金其色白肺亦屬金故色亦白肺苦氣上逆惟苦爲能泄之故宜食苦凡麥羊肉杏薤皆苦皆可食也中央戊己土其色黃脾亦屬土故色亦黃上文脾苦且濕急食苦以燥之故宜食苦然腎爲胃關脾與腎合當大假鹹之柔爽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穀氣萬化故脾與各藏不同宜食味之鹹者乃調利機關之義也凡大豆豕肉栗藿皆鹹皆可食也北方壬癸水其

色黑腎亦屬水故其色亦黑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故

宜食辛凡黃黍鷄肉桃葱皆辛皆可食也以辛主散酸

主收甘主緩苦主堅鹹主稟故耳彼補正氣者必有取

于良藥治邪氣者必有取于毒藥此毒藥之所以攻邪

也

如金玉土石草木蟲魚鳥獸之類皆有攻邪之藥五
運行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

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此皆所謂毒藥也

且粳米小豆

又曰無毒治病十去其九此所謂良藥也

麥大豆黃黍之五穀所以養此元氣也桃李杏栗棗之

五果所以助此元氣也牛羊豕犬雞之五畜所以益此

元氣也葵藿薤蔥韭之五菜所以充此元氣也此皆陽

爲氣者氣歸精而精歸化陰爲味者味歸形而形歸氣

故合氣味而服之所以補精益氣也自毒藥攻邪以下
 至此其間穀果畜菜各有五者各有五味各有散收緩
 急堅奠之宜在因四時五藏之病隨五味所宜以異用

耳蓋至是而藏氣法時之義無餘蘊矣

按王好古論五藏苦欲補寫藥

味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甘草欲散急急食辛以散之
 川芎以辛補之細辛以酸寫之芍藥虛以生姜陳皮之
 類補之經曰虛以補其母水能生木腎乃肝之母腎水
 也苦以補腎熟地黃黃蘗是也如無他證宜錢氏地黃
 丸主之實則白芍藥寫之如無他證錢氏寫青丸主之
 實則寫其子心乃肝之子以甘草寫心○心苦緩急食
 酸以收之五味子欲軟急食鹹以軟之芒硝以鹹補之
 澤瀉以甘寫之參黃芪甘草虛則炒鹽補之虛則補
 其母木能生火肝乃心之母肝木也以生薑補肝如無
 他證以安脾丸主之實則甘草寫之如無他證錢氏方
 中重則寫心湯輕則導赤散○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
 白朮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甘草以甘補之人參以苦寫

之黃連虛則以甘草大棗之類補之如無他證錢氏益黃散主之心乃脾之母以炒鹽補心實則以枳實寫之如無他證以寫黃散寫之肺乃脾之子以桑白皮寫肺○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寫之訶子皮一年黃芩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藥以辛寫之桑白皮以酸補之五味子虛則五味子補之如無他證錢氏白膠散補之脾乃肺之母以甘草補脾實則桑白皮瀉之如無他證以涼白散寫之腎乃肺之子以澤瀉寫腎○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知母黃蘗欲腎急食苦以堅之知母以苦補之黃蘗以鹹寫之澤瀉虛心熱地黃黃蘗補之腎本實不可寫錢氏止有補腎地黃丸無寫腎之藥肺乃腎之母以五味子補肺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此篇宣能五藏之氣故名篇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謂五

入 此與靈樞九鍼論同但彼多淡入胃一句

此言五味各入五藏也陰陽應象大論云木生酸酸生

肝金生辛辛生肺火生藏苦生心水生鹹鹹生腎土生
甘甘生脾此酸之所以入肝辛之所以入肺苦之所以
入心鹹之所以入腎甘之所以入脾也是五味隨五藏
而入遂名之曰五入

五氣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爲欠爲噤胃
爲氣逆爲噦爲恐大腸小腸爲泄下焦溢爲水膀胱不利
爲癢不約爲遺溺膽爲怒是謂五病

此節與靈樞
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邪氣各有所病也心有不平氣鬱于心故噫
出之象火炎上而烟焰出也

按靈樞口問篇岐伯曰寒
窺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數

復出于胃故爲噫則是噫出于胃三部九候論靈樞九
鍼論皆曰心爲噫與此篇同然則以爲出于胃耶出於

心耶。又嘗考脉解篇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于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為噫也。由此觀之。則知噫屬心。而足陽明胃經之絡。又屬于心。故胃肺為欬。有寒亦能噫也。經典之旨。豈非二而一者耶。

蓋肺本屬金。扣之當有聲。故邪擊于肺。則為欬也。按欬論一

篇論欬甚詳。其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又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此外感之邪也。又曰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脉上至于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為肺欬。五藏各以其時受病。如下文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之謂也。非其時則皆是肺欬。為始而傳以與之。又未云此皆聚于胃。關于肺。可知五藏六府俱能為欬。而終不離乎肺也。故此篇曰肺為欬。學當與欬論考之。肝為語。夫荅述曰語。象木有枝條而下宣委曲。故出于肝也。脾為吞者。王註云象土

包容。物歸于內。故為吞也。腎為欠。為嚏。按靈樞口問篇

岐伯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

者主卧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

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又曰陽氣和利

滿于心出于鼻故為嚏今日為腎之病者蓋腎屬乎陰

故欠由之足太陽之氣和利于心而太陽與腎為表裏

故嚏由之觀口問篇下文有補足太陽眉上等語則知

陽氣為太陽而嚏出於鼻故補眉上也眉上者攢竹穴也縱陽氣為衛

氣亦由膀胱穴而上升之所謂目胃為氣逆為噦為恐

張則上行于頭故必刺攢竹穴蓋胃為水穀之海故胃氣不和則氣逆按靈樞口問篇

岐伯曰穀入于胃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

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爲噦。又按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志爲恐。又按此篇下文有曰：精氣并于腎則恐。今以爲胃之病者，蓋胃寒則噦起，胃熱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腎氣亦熱，故爲恐也。蓋腎者，胃之關也。大腸、小腸爲泄，蓋大腸爲傳道之府，小腸爲受盛之府。今受盛之氣旣虛，傳道之司不禁，故爲泄利之證也。下焦者，卽靈樞營衛生會篇上中下之下焦也。按營衛生會篇岐伯曰：下焦者，別迴腸，注于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

入膀胱故難經三十一難曰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上

口主分別滲泄主出而不納以傳道也又三十五難曰

膀胱者為黑腸下焦所治也今下焦之氣窒而不寫故

溢而為水病水之為義載陰陽別論篇第七節註中靈蘭秘典論云膀胱

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今日不利則為

癰癰者水道不通之病也不約則為遺溺遺溺者溺不

止也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惟決斷無私秉正疾邪

故病為怒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為怒而此云然者

以其與肝為表裏也是為五藏之病也其曰大腸小腸

胃膽膀胱者府病同藏藏病府亦病也

五精所并精氣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于肝則憂并于脾則畏并于腎則恐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

此言五藏既虛故精氣并之則志不能禁也陰陽應象

大論曰肝在志為怒心在志為喜脾在志為思肺在志

為憂腎在志為恐今心虛而餘藏之精氣皆并之則善

喜蓋喜者同其所志而太過於喜則為病也如難經十

善欠善思肺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悲夫陰陽應象

大論曰憂而茲曰悲者蓋憂與悲無大相遠也肝虛而

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憂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怒而茲曰

憂者以肺氣得以乘之也脾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

畏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思而茲曰畏者蓋思過則反畏也腎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恐是之爲五并者惟其本藏既虛而餘藏精氣并之則本藏之志不能禁而失之太過者有之調經論以相并爲實蓋實亦爲病也

五藏所惡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是謂五

惡

惡俱去聲此與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之性有所惡也心本屬火火之性熱而受熱則病故惡熱肺本屬金金之體寒而受寒則病故惡寒肝屬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脾屬

土土濕則傷肉故惡濕腎屬水其性潤而得燥則精涸

故惡燥是謂五藏之所惡也

五藏化液心爲汗肺爲涕肝爲淚脾爲涎腎爲唾是謂五

液

此與靈樞
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各有其液也飲食入胃其精微之氣有所化而爲液者在心爲汗故得熱則汗出心氣有餘也在肺爲涕故鼻爲肺之竅涕出于肺也在肝爲淚故目爲肝之竅者淚注于目也在脾爲涎故唇口主脾者涎出于脾也在腎爲唾故齒爲骨類者唾生于齒也是謂五藏之液也

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

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令多食

令平聲按靈樞九鍼論謂之五裁又詳見五味

論中

此言五藏之病各有禁食之味也按靈樞五味論曰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癢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其少俞之所荅者尤為詳悉宜參看之

五病所發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血陰病發于肉陽病發

於冬陰病發于夏是謂五發

此與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之病各有所發也陰經之病發之在骨與肉

以骨屬足少陰肉屬足太陰也陽經之病發之于血以
血生于營氣營氣屬陰陰不勝陽故陽經有病而血隨
以病焉冬時陰氣盛故陽病發于冬以陽不能敵陰也
夏時陽氣盛故陰病發于夏以陰不能敵陽也

五邪所亂邪入于陽則狂邪入于陰則痺搏陽則爲巔疾
搏陰則爲瘖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是謂五亂此與

靈樞九
鍼論同

此言五藏之邪各有所亂也邪氣不入于陰而入于陽

則陽邪有餘而爲狂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其
陽則脉流薄疾并乃狂邪氣不

入于陽而入于陰則陰邪有餘而爲痺故經脉不通而

成瘵痺也。靈樞九鍼論曰：邪入于陽，則爲癰疾。今日搏陽，則爲巔疾。則靈樞之癰，當從巔。蓋陽脈搏擊，則陽主上升。故頂巔自疾也。靈樞九鍼論曰：邪入于陰，轉則爲瘖。瘖，今日搏陰，則爲瘖。蓋陰脈搏擊，則陰氣爲邪所傷。故轉則爲瘖也。陽脈之邪入之陰經，則其病也靜。陰脈之邪出之陽經，則其病也怒。是因氣亂而爲病也。遂以五亂名之。

五邪所見：春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是謂五邪，皆同命。

死不治。

陰出之陽病，善怒。七字疑衍。乃上節之文而誤重之也。

此言五藏之邪有所見之脉也。春得秋脉，金尅木也。夏得冬脉，水尅火也。長夏得春脉，木尅土也。秋得夏脉，火尅金也。冬得長夏脉，土尅水也。是謂五邪皆同名曰死不治耳。

五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藏所藏。此與靈樞九鍼論同，但彼腎則曰藏精與志與難經同。

此言五藏各有所藏之神也。按靈樞本神篇，黃帝曰：何謂德氣生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曰：生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

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之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神之所藏在心。以神屬陽。心爲牡臟。故臟之魄之所藏在肺。以魄屬陰。肺爲牝臟。故藏之魂之所藏在肝。以肝屬陽。肝爲牡臟。故臟之意之所藏在脾。以脾在志爲思。惟意者心之所之。故臟之志之所藏。在腎。以志者心之所立也。志主于堅。腎主作強。故臟之是謂五臟所藏也。

五臟所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謂五

主。此與靈樞
九鍼論同

此言五臟之所主也。按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故脈之所主在心，皮之所主在肺，筋之所主在肝，肉之所主在脾，骨之所主在腎。是謂五臟之所主也。

五勞所傷：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

傷筋。是謂五勞所傷。

此與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臟所勞，各有所傷也。久視者必勞心，故傷血；久臥者必勞肺，故傷氣；久坐者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五脉應象肝脉弦心脉鉤脾脉代肺脉毛腎脉石是謂五臟之脉。

此言五臟之脉象也大義見玉機真臟論中。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內有血氣多少形志苦樂等義故名篇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 按靈樞五音五味篇謂少陰當多血少氣厥陰常多氣少血九鍼篇謂太陰常多血少氣與此不同須知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爲正觀末節出血氣之多少正與此節照應豈得爲訛。

此節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卽天所生之常數也夫人有手足陰陽十二經乃其常數也其間

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少陽者，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陽明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其氣血俱多。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厥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其血多，其氣少。太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此雖人之常數，實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謂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手

心主為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此節自足太陽與少陰為表裏至是謂手之陰陽也。與靈樞九鍼論同。但彼缺今知手足陰陽所苦至末數句。

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為之表裏也。表裏者。內外也。足太陽者。膀胱也。足少陰者。腎也。膀胱之井榮俞原經合。始于足小指之外側。腎之井榮俞經合。始于足心。故皆稱曰足。膀胱為府。故曰表。腎為藏。故曰裏。是足太陽與足少陰。為表裏者如此。足少陽者。膽也。足厥陰者。肝也。膽之井榮俞原經合。始于足之第四指之端。肝之井

榮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外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膽爲府。故曰表。肝爲臟。故曰裏。是足少陽與厥陰爲表裏者。如此。是陽明者胃也。足太陰者脾也。胃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足次指之端。脾之井榮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內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胃爲腑。故曰表。脾爲臟。故曰裏。是足陽明與太陰爲表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爲足之陽經陰經也。手太陽者小腸也。手少陰者心也。小腸之井榮俞原經合。始於手小指外側之端。心之井榮俞經合。始於手小指內之端。故皆稱曰手小腸爲腑。故曰表。心爲臟。故曰裏。是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者。如此。手少陽者三

焦也手厥陰者心包絡經也三焦之井榮俞原經合始

于手第四指之端心包絡經之井榮俞經合始于手中

指之端故皆稱之曰手夫曰手心主者蓋包絡居心之

下代心主以行事心不受邪而治病者亦治手心主故

即稱之曰心主大義見靈樞邪客篇三焦為腑故曰表心主為臟

故曰裏其脉則共見于右手尺部惜乎後世之人不能知此但有命門之說而不知此部有二經之

脉也是手少陽與心主為表裏者如此手陽明者大腸經

也手太陰者肺也大腸之井榮俞原經合始于手次指

之端肺之井榮俞經合始于手大指之端故皆稱曰手

大腸為腑故曰表肺為臟故曰裏是手陽明與太陰為

表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爲手之陽經陰經也。今欲知手足陰經陽經所苦之疾，果在何經，乃去其所苦如肝苦急，心苦酸，脾苦濕，肺苦氣上逆，腎苦燥之類。又伺其所欲，如肝欲散，心欲奠，肺欲收，脾欲燥，腎欲堅之類。然後于有餘之經而寫之，不足之經而補之，則用鍼之道盡矣。

按靈樞經脈篇言十二經經脈之行，其于肺經則曰屬肺，絡大腸。大腸經則曰屬大腸，絡胃。胃則曰屬胃，絡脾。脾則曰屬脾，絡胃。心則曰屬心，絡小腸。小腸則曰屬小腸，絡心。膀胱則曰屬膀胱，絡腎。腎則曰屬腎，絡膀胱。心包則曰屬心包，絡三焦。三焦則曰屬三焦，絡心包。膽則曰屬膽，絡肝。肝則曰屬肝，絡膽。凡本經則曰屬而與爲表裏者，則曰絡，其相須有如此者，宜乎其爲表裏也。

欲之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卽

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推。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也。也是謂五臟之俞，灸刺之度也。

俞音庶，先三度，字音鐸。後四度，字如字，令平聲。

此言五臟有俞而有度之之法也。背俞即下文五臟俞也。屬足太陽膀胱經，以其在背，故總名之曰背俞。度量也。言欲知背中五臟之俞者，先度其兩乳之間，居中相半，摺之，正臚中也。其中豎起，分為三隅之象。另以他草量其去半之中，即對半摺之，乃以兩頭對豎下之兩隅。所謂以兩隅相拄也。其兩隅當以三寸為闊，則各俞正

令去脊一寸五分之度乃舉此草以度量其背令其一

隅居上齊脊中之大椎穴又名百勞係督脉經穴居手項骨之下平肩取之兩

隅在下當其下之兩隅者即肺俞也在三椎之傍左右各開一寸五分

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三椎間即肺俞之中央其下兩

隅之穴即心俞也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五椎間其下

兩隅左角為肝俞穴右角為脾俞穴按兩隅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宜為膈

俞穴乃第七椎旁今云然者誤也復將上隅拄第七椎間其下兩隅乃

腎俞穴也按腎俞在第十四椎之旁各開一寸五分此宜為肝俞穴今曰腎俞者亦誤也是謂

五臟之俞欲灸五俞者可以是法為準矣

形樂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樂志樂病生于肉治

之以鍼石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苦志苦病

生于咽嗑治之以百藥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于不仁

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志也樂音洛咽音烟嗑音益

論同但彼曰甘藥者是而此曰百藥者誤

此以下五節言病由有不同而治之者必異其法也世

有身形快樂而心志則苦故病生于脉者以心主脉也

當灸刺隨宜以治之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亦然逸居

飽煖無所運用肉理相北而衛氣怫結病生于肉宜以

石為鍼而刺之按此病生于肉者深有類于異法方宜論中東方之民世有身形

勞苦勤于事務而志則無慮故苦傷筋者病生于筋當

用藥以熨之導引以疏之可也世有形體已苦心志亦

苦故病生于咽嗑奇病論曰肝者中之將也取決于膽

咽為之使又靈樞經脉篇心系挾咽系目膽為決斷者

不遂所以咽嗑為病當治之以甘藥靈樞邪氣臟腑病形篇有調以甘藥

靈樞終始篇云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世有形體勞苦數受驚恐則志亦

不樂其經絡不通而不仁之病生不仁者謂痛重而不

知寒熱痛痒也當治以按摩及飲之以酒藥使血氣之

宣暢耳按疏五過論有云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等義與此意同

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血惡血刺太

陰出血惡血刺少陰出血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惡去聲

此承首節而言刺各經者須知出氣出血不可不慎也
上文言陽明常多氣多血故刺手足陽明經者并血氣
而出之無害也太陽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太陽經者
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之或出也太陽常少血多氣
故刺手足少陽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
也太陰常多氣少血故刺手足太陰經者當出氣而惡
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少陰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
陰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厥陰常多
血少氣故刺手足厥陰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
之或出也由此觀之則太陽厥陰均當出血惡氣少陽

太陰少陰均當出氣惡血唯陽明則氣血皆出也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篇內首節有盡欲全形故名曰寶命者以次節有懸

命蓋非寶惜天命其形難以全耳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

生四時之法成君王衆庶盡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

留淫日深著于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為之奈

何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

嘶敗木敷者其葉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凡謂壞

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

著着同命平聲

為去聲

此帝欲用鍼以除民病而伯以病有難治者告之也帝以天地之間唯人爲貴而使君王衆庶盡欲全形故欲用鍼以除其病恩至渥矣伯言天下之病有因循日久而至于不可治者雖鍼亦不能成功也試觀鹽在器中其味甚鹹而味鹹者潤故器外之津泄焉又觀琴瑟之絃幾于絕者其音嘶敗而無足聽焉又觀木之已敷者當秋冬之間其葉飄發而墮落焉凡此皆物類之日久傷潰使然也况于人乎是以病深者其聲噦按靈樞經口問篇以噦出于胃正以胃爲五臟六腑之大原胃旣受病噦斯發焉今人病至于噦而有類于三者之勢是

謂大府壞矣。當是時也，毒藥不能施其力，短鍼無以庸

其巧。其皮粗絕，其肉內傷，血與氣爭，而血色變黑。雖欲

藉鍼以全衆庶之形，烏可得哉。按王註以鹽味津泄者為喻陰囊經絡絕者為

喻肺傷木散者為指肺病皆自人身言之非也。此三者猶詩經之所謂興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唯楊上善之

註獨合經義余深取之

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

之以為殘賊，為之奈何。岐伯曰：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

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知萬物

者，謂之天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

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

不能欺也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望

出獨入法吟至微秋毫在目

二爲之爲字俱去聲夫音扶

此帝念民病不除則民怨必深而伯言能達天人之理

者斯可以與其能也更代者病離人身如更代而去也

伯言人合天地以生則天之理吾之理一也故人能應

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愛之育之如親之視子也知萬

物之理者謂之天子天子者正天之所子也何也天有

陰陽陰陽有寒暑人有十二經脉之節十二節有虛實

吾于天而經理其天地陰陽之化不失乎四時以應之

吾于人而知其十二節之理有合于天地陰陽四時之

妙則雖聖智不能欺之也。又何也。正以若人者，卽聖智也。八節之風有所變動，彼則存而悟之。五行之運，更有所勝，彼則立而排之。十二節虛實之數，彼則通而達之。其氣獨出，獨入，何其神也。哇吟至微，至細，何其幽也。露出氣之謂哇。目視秋毫，何其明也。斯則用鍼以除民病，抑亦有起死回生之功歟。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哇吟，敢問其方。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水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故鍼有懸布于

下者五。黔首其餘食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養身。三曰知毒藥爲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腑臟血氣之診。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此言欲用鍼者有五法。而其法爲甚神也。伯言用鍼之法有五。其妙法乎五行。正以五行者。木伐于金。火滅于水。土達于木。金缺于火。水絕于土。萬物皆具五行。其勝負之理盡然。非止一物而已。故用鍼之法。亦有五者。懸布于天下之廣。特黔首日用飲食。飽則棄餘。莫能知此。

妙耳五者唯何一曰治神蓋人有是形必有是神吾常

平日豫全此神上古天真論云積精全神使神氣既充然後可用鍼

以治人也二曰知養身蓋人有是身不可不善養之吾

當平日豫養已身使吾身却疾然後可因已以治人也

陰陽應象大論曰以我知彼用之不渝三曰知毒藥為真蓋毒藥攻病氣

味異宜吾當平日皆真知之然後可用之不謬也四曰

制砭石小大蓋砭石為鍼可以治疾吾當平日預制此

鍼小大得宜度不至于臨時乏用也五曰知腑臟血氣

之診蓋人之腑臟有虛有實其血氣有多有少如前篇

之謂吾當平日預知診法凡虛補實寫出血出氣惡血

惡氣之義無不知之度。不至于冥行。也是五法既立。各有所先。卽本文謂治神先于養身之謂。則用鍼之方正。有合于五行之妙矣。今末世補虛寫實。雖衆所共知。而法則天地隨應而動。如響隨聲。如影隨形。無鬼無神。如有鬼神。如有鬼神。獨往獨來。此乃用鍼之法。可謂至神。實非衆人所能知也。下節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衆脉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可玩往來。乃施于人。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曠。手動若務。鍼耀而勻。靜意視義。觀適之

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
知其誰伏如橫弩起如發機間去聲
瞬瞬同

此言用鍼者當始終曲盡其妙法也伯言凡刺家真要
之法必先治已之神氣上曰治神者平日之功而此曰

治神者臨鍼之法蓋惟神氣既肅而後可以專心用鍼
也病人五藏吾乃定之或虛或實無不明也病人之脉

吾能診之九候所在無不周也夫然後存心于鍼而用
之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方其始焉衆脉不見衆凶弗

聞之時必察形氣相得之何如或形盛氣衰或氣盛形
衰或形氣俱衰俱盛莫不知之玉機真藏論云形氣相
得謂之易治形氣相失

謂之難治。切不可以吾形之盛衰寒溫而料病人之形氣。使

之強同于已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吾方神氣不散。

意念精專。當玩其鍼。一施用。則病人之氣往來於鍼下。

者何如。乃可以施鍼于人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刺

虛者必待其實。刺實者必待其虛。此乃未後去鍼之法。

今則亦預玩之人有五虛。五藏皆當至于既實。而後可

以去鍼。人有五實。五藏皆當至于既虛。而後可以去鍼。

但五虛勿可以近速。恐實邪之尚留。五實勿可以遲遠。

恐正虛之難復。至其已虛已實。可以發鍼之際。則所問

特止瞬息耳。

按玉機真藏論亦有五虛五實。但此就鍼法而言。

此法必皆熟玩。

于心夫然後可以施鍼也及將施鍼之時手動用鍼若

專于事務而不敢貳目耀其鍼自有上中下等而極其

勻斯時也入鍼淺深各隨經絡矣靈樞經水論岐伯曰

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

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

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

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當入鍼之時此

法正宜但鍼正在穴吾必靜其志意潛視鍼下之妙默

施矣觀適然之變是謂至冥至冥無形可測入正神明論云

知血氣營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

之盛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

然而不形于外故

日觀于冥冥焉及其氣之至也如鳥之集其氣之盛

也如稷之盛但見其氣有往來如鳥之飛並不知誰為

之主而然也。若刺虛者而未實，刺實者而未虛，則鍼猶在穴，伏如橫弩，不敢輕發。及刺虛者而已實，刺實者而已虛，則鍼方去穴，起如發機，不敢復留。用鍼始終妙法如此，故曰：道無鬼神，獨來獨往。若有鬼神也。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岐伯曰：刺虛者須其虛，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如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于衆物。

此言刺虛刺實以虛與實爲候，而餘法皆當慎守也。凡刺病人之虛者，必待其實，卽鍼解論之所謂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凡刺病人之實者，必待其虛，卽鍼解

論之所謂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正以待其各經之
氣已至或虛或實然後去鍼此乃指守其法而勿失卽
鍼解論之所謂勿變更也不惟是也病之或淺或深在
吾志以運之卽鍼解論之所謂知病之內外也氣來或
遠或近正與病之深淺而或一卽鍼解論之所謂深淺
其候等也用鍼之際始終慎守如臨深淵心不敢墜如
握虎然手不敢肆自始時治神以迄于今其神專一凝
靜無敢營營于衆物卽鍼解論之所謂靜志以觀病人
無左右視也斯則用鍼之法無有不全始可乘其已虛
已實而出鍼矣吁觀伯之所言其叮嚀之意切矣惜乎

萬世而下能知此道者誰歟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內有八正虛邪之當避鍼法神明之當知此篇大義

出自靈樞官能篇故名篇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岐伯對曰

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

候日月星辰四時入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

則人血淖溢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

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

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

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天溫無疑月

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
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日月生而寫是謂
藏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
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
邪乃起卒如字盡也易去聲泣音
澁空平聲重平聲別去聲

此言用鍼者必法天地天光之妙也天光者日月星辰

也伯言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而氣

定乃刺之八正者八節之正氣也四立二分二至曰八正是故天

溫日明天之陽氣盛矣而吾人之血淖溢故血易寫衛

氣浮故氣易行此則可以用鍼之時所以天溫無疑也

凝者不使其血氣復凝結也。天寒日陰，天之陰氣盛矣。而吾人之血凝澁，衛氣沉所以天寒無刺也。刺者補寫皆不可也。月始生者，上下二弦之時，吾人之血氣始精。

衛氣始行，所以月生無寫也。苟日月生而寫，是謂藏氣。

益虛耳。朔望之日，月郭正滿。月之四圍為郭，猶城郭之郭。吾人之血

氣實，肌肉堅，所以月滿無補也。苟月滿而補，則血氣揚

溢，絡有留血，是謂藏氣重實也。靈樞歲露論云：月滿則

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鄰，烟垢着。兩弦之前，月郭正空。吾人之肌肉減。

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所以月郭空，無治其病也。苟月

郭空而治，是謂亂經。歲露論云：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

皮膚縱腠理開毛髮
殘臆理薄煙垢落

故陰陽諸經至于相錯真邪二氣

無所分別反致沉以留止而外虛內亂淫邪乃起矣由
此觀之則用鍼以天溫日明爲主而欲行寫法宜于朔
望月滿之時欲行補法宜于兩弦初生之際若天寒日
陰月郭正空皆不可用鍼也後之妄行鍼法者禍入多
矣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
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四時者所以分
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
犯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

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

按靈官能管

云用鍼之時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于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此論天忌之當知也按靈樞衛氣行篇岐伯曰歲有十

二月月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天周二十八宿

而一面四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

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陽主晝陰主夜故曰星辰者

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按上古天真論曰上古聖人之教

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又靈樞九宮八風篇

云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生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

來爲虛風主傷人者故聖人曰避虛邪之道若避矢石
然又曰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
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從北方
來名曰大剛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從東方來名曰
嬰兒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

又按靈樞刺節真邪篇云虛邪之中人也此可

見虛邪本指風而王註以爲人虛感邪者非

故曰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

邪以時至者也春秋冬夏人氣同之故曰四時者所以
分春秋冬夏之氣當以時而調之也此八正虛邪當避
之而勿犯苟以吾身之虛而遇天之虛邪賊風是謂兩
虛相感其邪氣至骨入則內傷五藏惟工候預知而勿

犯縱犯之而卽救始弗至于傷耳。凡若此者，乃天道之

所當忌，名曰天忌。此天忌之不可不知也。

按九宮八風篇云：八風從

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兩實一虛，則爲淋露寒熱。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

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

盛、候氣之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觀其冥冥

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

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

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冥冥焉。通于無窮者，可以傳于後

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于外，故俱不能見。

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

按靈樞官能篇云乃言鍼

意法于往古驗于來今觀于窈冥通于無窮粗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

此亦歷解鍼經之辭也鍼經者即靈樞經也

第一篇九鍼十二原

中有先立鍼經一語後世皇甫士安易靈樞之鍼經之名故王水釋素問宋成無已釋傷寒論宗之及各醫籍

皆然伯言欲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

月寒溫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于身知之則立有

驗也其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于外而工

獨知之以日月四時參伍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

形于外故云然斯乃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如

神運髣髴是以可傳後世大異于人矣

虛邪者入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
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
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
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
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靈樞官能篇云邪氣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無
若亾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此節又與本經邪氣藏府
病形篇同

此亦解鍼經之義也其曰虛邪者入正之虛邪賊風從
其後來者爲虛邪也正邪者凡人身形用力汗出腠理

開逢此虛風中人也微其情莫知其形難見惟上工救

之甚早下工救其已敗也

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脉處而治之故曰守其

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

按靈樞官能篇云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

守其門戶明于調氣補寫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

此亦解鍼經之辭也夫曰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

之病脉處而治之也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

其邪形預爲之治也

帝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

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

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

曰寫必用方其氣而行焉補必用圓圓者行也行者移也

刺必中其營復以吸排鍼也故圓與方非鍼也故養神者

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

謹養內納同中去聲按靈樞官能篇云寫必用圓切而轉

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

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

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

要無忘其神其辭雖不同大義則兩相通但靈樞之圓當

為方方當之意也

此亦解鍼經之義也伯言鍼經有寫必用方補必用圓

之語然以意論之正以當寫之時以氣方盛月方滿日

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

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鍼惟其語中有此方字故曰

寫必用方

離合真邪論曰吸則納鍼無令氣忤靜以入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為故候呼引

鍼氣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正與此法相同

其曰補必用圓圓者正以物

之圓者可行可移其刺必中其營復以吸而排鍼故名

曰補必用圓

離合真邪論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振而下之通而取之

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納鍼靜以入留以氣至為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已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鍼氣

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較此更詳則圓之為義可推故圓之與

方非言鍼也乃言意也且思人有是形必有是神醫工

能養神者必知病人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而治

之正以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慎養也

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于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神何謂形願卒聞之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

此伯狀形與神之義而告之也帝欲知形之爲義伯言形乎哉此形也目若冥冥不能見物問病人之所患者

何病索病之所在者何經似乎亦爽然在其前矣然終

不能如君子之引而不發。躍如也。故按之而此工者不
得其真。問之而此工者不知其情。此則滯於形迹之粗
而非可以言上達之妙。故曰形。形之爲義。其下工乎。又
帝欲知神之爲義。伯言神乎哉。此神也耳。無所聞。病人
未及言病情也。彼則目已明。心已開。而志已先。病人而
知矣。爽然獨悟其妙。有不可以言狀者。人所俱視。彼而
則有獨見。適若昏然而彼則能獨明。心能去病。如風吹
雲。靈樞九鍼十二原云。刺之道。氣至而有效。若風吹雲
明乎。若見蒼天。蓋自鍼法而言。此則自上工之心而
言。此則同于神明之道。而有莫知之妙。故曰神。神之爲

義其上工乎。

靈樞第一三篇云。
粗守形。上守神。

正以三部九候之論爲

之本原而九鍼之論涉于形迹持魚兔之筌蹄也烏足

存哉不然何以若是之神耶

三部九候論見本經二十九鍼論見靈樞第七十八

○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

內言經脉合于宿度經水及未有真氣邪氣等義故

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

篇余盡通其意矣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

左調右有餘不足補寫于榮輸余知之矣此皆營衛之傾

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于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

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

必應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脉天地溫和

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脉，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過其路，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

泣音澁
卒猝同

龍隆同內納
同令平聲

此言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脉，三才相應而邪入

人身當有以寫之也宿二十八宿也度三百六十五度

也經水者地之十二經水也經脉者人之十二經脉也

按靈樞經水篇云足太陽外合于清水內屬于膀胱足少陽外合于渭水內屬于膽足陽明外合于海水內屬于胃足太陰外合于湖水內屬于脾足少陽外合于沙水內屬于腎足厥陰外合于鼈水內屬于肝手太陽外合于淮水內屬于小腸手少陽外合于漯水內屬于三焦手陽明外合于江水內屬于大腸手太陰外合于河

水內屬于肺手少陰外合于濟水內屬于心手心主外合于漳水內屬于心包人與天地相通

故溫和寒冷暑熱卒風暴至而經水或靜或動或湧或起者如此則是邪者天地之邪也入于人身安得不然

寒則血凝澁暑則氣淖澤邪因而入何異經水之得風

也各經動脉其至也亦時隴起邪行脉中殆循循然有似

次序之意。不必作輻輳然其應於脉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邪

平。其行無常處。或在陽經。或在陰經。不可爲度。醫工當

察以三部九候之法。卒然與逢。早絕其路。可也。所謂絕

其路者。唯寫法耳。故凡寫者。必先使病人口吸其氣。而

吾方納鍼。無令鍼與氣逆。蓋寫曰迎之。迎之者。方其氣

來未盛。乃逆鍼以奪其氣。正謂無令氣忤也。鍼既入矣。

當靜以久留。無易以出鍼。而使邪氣復布于病經也。又

令病人吸氣。而吾復轉鍼。必候真氣既得。爲復其舊。由

是復令病人再呼。而吾引出其鍼。呼盡乃去此鍼。則大

邪之氣皆出矣。故命曰寫。

按熱論有云。大氣皆去。亦是
大邪之氣也。調經論曰。寫實

者氣盛乃內鍼鍼與氣俱納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出天氣乃屈又按九鍼十二原曰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

帝曰不足者補之柰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以已司至適而自獲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捫音門抓側交切

此言補虛之法也言未用鍼之時必先捫而循之謂以指捫循其穴使氣之舒緩也切而散之謂以指切擎

刺其穴使氣之布散也推而按之謂其指推其穴卽排蹙
深其皮也彈而怒之謂以指屢屢彈之使病者覺有怒意
使之脉氣填滿也抓而下之謂以左手之爪甲掐其正
中穴而右手方下鍼也斯時也鍼始入矣必通而取之謂
如用下文全法以取其氣也候氣已至外引其鍼以至
于門門者穴門也卽推闔以閉其神氣此乃始終用鍼
之法而其間尤有節要不可不知也方其爪而下之之
時使病人呼以出氣而吾納其鍼必靜以久留候正氣
已至爲復其舊無慢心如待所貴無躁心不知日暮真

氣已至又必調適而護守之

寶命全形篇曰經氣已至
慎守勿失鍼解論亦云然

解之曰勿
變更也

又候病人吸入其氣而吾方引鍼正氣不得
與鍼皆出正氣在內而鍼在外各在其處遂推闔穴門

令神氣內存正氣之大者未爲留止故命曰補

調經論
云補虛

柰何岐伯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納鍼氣出鍼入
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得
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動
氣候時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追之

帝曰候氣柰何岐伯曰夫邪去絡入于經也舍於血脉之
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故
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真
氣者經氣也經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故曰
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

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

此言候邪之妙。在早遏其路。無使盛則寫。邪氣以害真氣也。帝因上文邪入于脉。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察三部九候。卒然逢遇。當早遏其路。故宜用鍼以寫。

之然所以候此邪者其法何在。此段之註必須如此方與本節大義始有源流

王註以為候可取之氣者從伯言邪之容于形也必先入于皮毛留

而不去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脉。此數語見繆刺論必

須入此用之方為詳悉故邪去絡入經也舍于血脉之中寒則血

凝澁與血之温尚未相得暑則氣淖澤與血之寒尚未

相得亦如經水之得風也脉如涌波之起行于脉中循

循然至于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時來時去故行無常

處所以不常在也斯時也在陰與陽不可為度從而察

之三部九候卒然逢遇知其邪之來者猶未盛也故曰

方其來也按而止之止而寫之早遏其路則大邪之氣

無能爲矣。若不早遏其路。而至於邪氣甚盛。切無逢其衝而寫之。致使邪氣難去。真氣反虛。何也。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因寫邪而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正邪氣盛而不可逢之謂也。是以候氣不審。大邪之氣過盛。當是之時。寫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正真氣虛而不可追之謂也。故不可挂以髮之妙。乃用鍼者之所當知也。所謂不可挂以髮者。不但在絲毫間也。待邪初至。卽宜發鍼寫之。則邪斯寫矣。靈樞小鍼解篇所謂氣之易失者此也。若在于先。則邪未至。若在于後。則真氣虛。所謂血氣已盡。而病不可下。

也故曰知其可取而取之正如發弩中之機萬發萬中

不知其可取而取之如扣椎然取之不動也故曰知發

機之道者妙在至微不可掛以髮不知發機之道者雖

扣之亦不能發止如扣椎而已也按靈樞小鍼解篇云其來不可逢者氣盛

不可補也其往不可追者氣虛不可寫也不可挂以髮

者言氣有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寫之意也血

氣已盡而氣不下也但此篇之辭專主寫言而然帝又

靈樞則兼補寫而言故其辭同而意則小異耳以邪氣當寫真氣當補則寫者不可以為補補者不可

以為寫故又以補寫奈何為問伯言此法正所以攻邪

也疾出其鍼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則寫中有補矣何

也此邪新感溶溶未定推鍼補之則隨補而前引鍼致

之則隨引而留。若不出盛血而反溫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故必當刺出其血。其病立已。奚必以真邪俱在補寫難施爲疑哉。

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柰何？岐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都，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用實爲虛，以邪爲真，用鍼無義，反爲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爲逆，營衛散亂，真氣

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予人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入長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改正絕人長命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

以已同著着同予與同

此承上文言察三部九候卒然遇邪早遏其路故此節備論三部九候之當知而丁寧早遏其路之爲宜也